

大 學 文 藝



4

逝世卅六週年
紀念魯迅先生

- 回憶魯迅先生……………(1)
魯迅及其投槍……………(3)
改造自己，改造世界……………(5)
魯迅與司徒喬……………(6)
紀念魯迅先生七絕五首……………(7)

投槍、匕首

- 「義士」底悲鳴……………(9)
從針麻談起……………(12)
捉鬼記……………(16)
反「有利無義」說……………(18)
拉……………(30)

放眼世界
胸懷祖國

- 美國「成功」的神話……………(10)
日本人民對越戰的看法……………(19)

文苑

- 明朗的天……………(13)
決心……………(17)
暗房……………(18)
我是鐵廠雜工……………(27)
彭亨河……………(29)
山在笑……………(23)

文藝評介

- 割膠工友「狂想什麼」……………(8)
朱自清后期的散文……………(25)
中國「收租院」泥塑簡介……………(29)
「碎金集」前記……………(31)

思想漫談

- 內因與外因的相互關係……………(15)
我們要生活……………(話劇)……………(21)
怎樣教唱歌……………(28)



回憶魯迅先生



· 那魯 ·

1935年的年底，正是「一二、九」抗日救亡的風暴迅速地擴展到全國的時候，北平學聯決定派我到上海去參加全國學聯的籌備工作。但上海對於我却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惟恐初到那里，當工作關係還沒有接上的情況下發生什麼意外，遭遇到敵人的羅網，于是我去找曹靖華先生商量：請他介紹一位熟悉上海情況的可靠朋友，在必要時給我一些指導和幫助。曹靖華先生在略一沉思之後就說：

「把你介紹給魯迅先生，這是再可靠不過的，一切他都會幫助你。」

這使我感到意外的高興。不僅僅是由于像曹靖華先生所說，「這是再可靠不過的」，而還在于魯迅先生是我長期來所熟悉和崇敬的人，我為可以見到他而感到更大的高興。當我起身向曹靖華先生告辭的時候，他却要我稍等一下，他說：

「給魯迅先生帶點小米去——魯迅先生是很喜歡用小米煮粥吃的，這東西在上海不容易買到。」說着他走進櫥房，提出了半麵袋小米交给了我。曹靖華先生對於魯迅先生生活上這種細微的關懷很使我感動。幾斤小米當然不是什麼貴重禮物，但正是這樣却越見出他們間的超乎世俗人情的真摯而深厚的友誼。以後我才知道，魯迅先生對於曹靖華先生的關心也正是這麼細微備至。

到上海後，我就按照曹靖華先生的指示，到內山書店去訪問魯迅先生。因為怕在路上遇到檢查的麻煩

，曹靖華先生沒有讓我親自攜帶他寫給魯迅先生的信件，信是由郵局寄出的。我手里提着半袋小米，向一位青年店員說，我是從北平來的，想找魯迅先生，請他能告訴我魯迅先生的地址。那青年打量一下我的樣子，大概是不怎麼放心，於是說：「不知道。」這回答使我不免有點窘，但我了解，他這是為了魯迅先生的安全而應該持有的警惕。我只好退一步地向他說：「那麼我留下幾個字，還有半袋小米，請你一併轉交給魯迅先生可以嗎？」他再一次打量一遍我的周身，又用眼掃了掃室內的別人，然後才點頭說：「好吧。」我匆匆寫了張字條，就向那位青年店員告別了。心里微微有些失望但又懷着希望。

到了約定的時間，我再到內山書店，魯迅先生已經坐在那里和內山先生談天了。我興奮地走到先生的面前，把我的名字告訴了他。像是早已很熟的相識，魯迅先生沒有絲毫客氣地就讓我在他的身邊坐下，同時低聲地說了一句：「回頭到外面喝茶去。」就又繼續和內山先生去談天了。我知道他這是在警告我：這里還不是宜于談話的地方，因為在兩邊的書架前已有許多看書的顧客。待喝完了內山先生倒給我們的兩盅茶，魯迅先生們向內山先生告辭，我們一起走出了書店。在橫過電車道的時候，魯迅先生告訴我說：那站在書架前向他打招呼的穿西裝的人，就是日本領事館的特務。

這不免使我有點為魯迅先生擔心。在魯迅先生領我進了一家咖啡館，坐下之後，我就問魯迅先生，他這麼公開地走動會不會有什麼危險，而我這樣冒然地來訪會不會給他帶來什麼麻煩。魯迅先生笑了，他說：「沒有什麼。看情形他們（指國民黨）目前似乎還不想下手，他們的吵吵嚷嚷，目的是想嚇得我不敢說，不敢動；真正危險倒在他們不聲不響的時候——蔣介石這東西就是個流氓。」這最后的一句話魯迅先生是用極大的輕蔑和激忿說的，雖然聲音并不高，但却顯得特別鮮明而响亮；彷彿是漫畫家的一筆，就勾出了一個神似的肖像。

我想，魯迅先生的估計是正確的。國民黨反動派雖然把魯迅先生看作眼中釘，在千方百計地加以迫害，但魯迅先生在人民羣象中的長久而廣泛的影響以及在國際上的聲譽和地位，使得希特勒式的流氓蔣介石也不能不有所顧慮。

談話繼續下去，魯迅先生對於當前的抗日救亡運動表示極大的關心，他問我北平學生兩次示威遊行和學生被捕的情況。我向他詳細地講了兩次示威的準備、街頭上羣象和軍警的搏鬥以及當前運動的趨勢。在追述到「一二、一六」的傍晚一部份同學被大批軍警圍困，而許多羣象却自動地給同學們送開水和饅頭的時候，自己不禁流下了幾滴悲憤的眼淚，彷彿像幼年時代在外邊受了強暴的欺侮，回到家里向父母訴苦時的感情。

魯迅先生沉默地看着我，沒有表示什麼安慰，他沒有說什麼教訓，只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吸紙烟。我想：他也許是同憶到「三、一八」的慘劇而又再度感到極大的憤怒吧，從他那無言的沉默中，我感到一種異常熾烈的同情，和比語言更為有力的安慰和鼓勵。

大概魯迅先生有意識地想轉變一下我過於激動的感情，他開始把話題引到學習方面。他問我俄文學習得怎樣，是不是可以看書了。我說，還差得很遠，看書需花費大部份時間去查字典。魯迅先生爽朗地笑了，他說，這是必然的；在學習的過程肯于常常查字典已經是很好了。接着他又告訴我：他正在譯「死魂靈」，有時也感到很吃力，也常常要去翻字典的。從這里我深刻地體會到魯迅先生對我的誠懇的教誨，同時也深刻地體會到他的工作的辛苦。但接着我也感到非常的慚愧，當魯迅先生問我：「曹靖華先生不是正在給你們講蘇聯小說『遠方』嗎？」我竟瞠目不能回答。在「一二九」的前后我差不多已經有兩個月不會上課了，因此也就絲毫不知道曹靖華先生在給我們講授「遠方」。魯迅先生似乎馬上看出了我的遲疑，他說：

「這篇東西已經翻譯了出來，不久就可以出版的。」

這一次和魯迅先生的談話時間很長，差不多有兩小時，這中間帶來的紙烟吃完了，魯迅先生曾走出去又買了一包。雖然和魯迅先生是第一次見面，但我絲毫未感到有什麼拘束或顧忌，我好像面對一個慈愛、熱情的長者，自由地談着家常。魯迅先生也沒有像他在一篇作品里所說的那樣：和一個初見面的青年常常是他談得很少；相反的，他那天談得很多，而且談得那麼坦率。這次談話是怎樣結束的，現在已經記不清了。我只還記得，他勸我安心地住在上海住下去，他告訴我應該注意的一些事情，但又教我各處跑跑玩玩，不要一個人悶在旅館里，因我告訴他，我的工作須要等另一位同學到來才能開始，已經等了三、四天還不見來，我開始有些着急了。他誠懇地說：有什麼事情儘管去找他一一辦法呢，留一張字條在內山書店。

這一次，我在上海停留了將近半月，恐怕影響魯迅先生的工作，有五、六天的時間沒有去看他，但魯迅先生却要許廣平先生來看我了，看我所等待的同學是否已經到來，同時帶來了幾十塊錢，要我一定收下，因為魯迅先生想我所住的那個旅館是很貴的，而為了等人又不能移動，恐怕我自己帶來的錢快用完了。這幾十塊錢我終於收下了，直到我回到北平以後才託曹靖華先生寄還給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對青年的關心是真誠動人的，但正是這樣，我沒有向魯迅先生說過感謝的話，我總覺得向他說，「感謝」，兩個字是不恰當的……。

我在上海停留的時候，蘇聯版畫正在上海展出。我去參觀的那天，遇上了魯迅先生和許廣平先生，我

們在同一面牆壁下相向地接近，這使我頗為躊躇起來：在這樣的場合，我能夠和魯迅先生說話嗎？但是很快也就想到了答案：看魯迅先生的吧，如果不妨事的話，他會先向我打招呼的。幾分鐘後，果然也就証明了我的想法不錯：我們走得很近了，魯迅先生迅速地接受了我的注目禮，就轉向着牆上的版畫了，我們當作互相不識地擦肩而過，我知道這里還不是我們可以自由說話的世界。

沒有想到，這一次就是我和魯迅先生的最後一面，過了幾個月魯迅先生就在這個不能自由說話的世界里和我們永別了！

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我們是從第二天的報紙上看到的。當時，我們幾十個青年正搭上停在北平西車站的軍用貨車，等待開往西安。當這消息在我們中間傳遍時，火車也就開動了。大家擠在一個車廂里舉行了臨時的追悼會。幾只口琴奏起了哀樂，大家不禁都熱淚盈眶，緩緩地低下了頭，震蕩的車响聲也壓不過哭泣的聲音。但隨着也就有人用魯迅先生的名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來抹去了大家的眼淚，悲泣變成了壯烈的救亡歌聲，隨着疾驅的火車飄散在廣闊的原野。

中國青年的導師，我們人民的最親密戰友，魯迅先生永垂不朽！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
吟動地夜心事浩茫連
廣宇於無聲身處聽歌馬
雷鳴

戊午初夏偶作

魯迅

對

魯迅及其投槍

· 期武 ·

魯迅是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他為廣大受壓迫人民爭取自由解放的事業奮鬥終生，他「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他永遠是人們崇敬和學習的榜樣。

魯迅主要以文藝為武器，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暴露社會腐敗勢力，打擊社會腐敗勢力。雜文，是魯迅作品中的重要部分。從魯迅的雜文中，我們可以獲得很多有益的教導，可以學習他的堅強不屈的戰鬥精神；可以吸取他的對敵鬥爭的豐富經驗，從而提高我們的思想認識。

魯迅的雜文，深刻的概括了當時階層鬥爭的實況及其規律，對於我們今天的社會實踐，很有啟發和教育作用。今天社會的腐朽勢力，繼承了昔日社會的腐朽勢力的衣鉢。人們從它們對付人民的兩手策略上，不難看到那種一脈相傳的關係。魯迅清楚的指出：「戰鬥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的襲用」，「將來的戰鬥的青年，倘在類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見這記錄，我想是必能開顏一笑，更明了所謂敵人者是怎樣的東西。」（「偽自由書後記」）學習魯迅的雜文，對加強認識現社會中的醜惡勢力及其活動，是很有助益的

社會的矛盾衝突，無疑非常複雜。在不同的形勢與不同的場合中，社會上的腐朽勢力會改換不同的手法，耍弄不同的刀槍，對民眾進行欺騙和宰割。魯迅「論時事不留面子，砭癩弊常取類型」，他以犀利的筆鋒，準確而深刻的揭穿各種魑魅魍魎的陰謀和伎倆，使多變的妖魔現出原形，提高了人們的認識與覺悟。舊中國的國民黨腐敗集團，北洋軍閥等黑暗勢力，對進步的青年和覺悟的民眾，進行殘暴的鎮壓和殺害，引起正直人們的憤慨；魯迅懷着滿腔的激情，嚴厲的譴責黑暗勢力的血腥暴行，並揭露他們企圖以「墨寫的謊言」，掩蓋「血寫的事實」。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不屈的人們總會從慘痛的境地中找到正確的途徑。黑暗勢力最怕人們認識和掌握真理。於是，反動的幫閒人物跳了出來，大力提倡「好政府主義」的謬論，妄圖模糊和轉移民眾的視線，阻礙民眾朝着改革社會的正確道路邁步前進。魯迅看透他們的圖謀，有力的撕破他們的畫皮。對於不知主子是誰，但却肯定「攻擊資產制度即是反抗文明」的反動學者之流，魯迅也把他們揪出來，讓他們的卑劣面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魯迅說：「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

。」

當時舊中國的災難非常深重，國內腐朽勢力實行禍國殃民的政策，對內殘酷的鎮壓民眾的進步運動，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勢力，無恥的出賣民族的利益，一些反動份子，在主子的唆使下，紛紛出籠，販賣各種反動的謬論，如什麼「以華制華」論，「友邦驚詫」論，「讀書救國」論……等等，魯迅都給予無情的抨擊。在文學領域內，一些渣滓文人，打起「民族主義」的旗號，向日本侵略者奉獻「攻心」策，魯迅嚴正的批判了他們為日軍鳴鑼開道的可恥勾當。魯迅指出，他們不過是停滯多年的泛起來的沉滓，「沉滓又究竟不過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們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後的命運，也還是仍舊沉下去。」

在劇烈的社會衝突中，進步的文藝界，也同改革社會運動的其他方面一樣，遭受無情的扼殺和摧殘。魯迅在「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一文中寫道：「屬於統治階級的所謂『文藝家』，早已腐爛到連所謂『為藝術的藝術』以至『頹廢』的作品也不能生產，現在來抵制左翼文藝的，只有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來和左翼作家對立的，也只有流氓，偵探，走狗，僧子手了。」當時，反動的統治者一方面禁期刊，禁書籍，封閉書店；一方面指使反動文人、變節作者、文棍、特工，出來開書店，做文章，印行雜誌。魯迅揭發他們意圖藉此取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的計策，並宣判他們必然失敗的命運。

魯迅通過雜文，對當時社會腐朽勢力的種種罪惡行徑，給予及時的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今天，我們閱讀這些雜文，可以作為認識當前腐朽勢力的借鑑。

魯迅在雜文中，突出的體現着他那種「不克厥敵，戰則不止」的徹底精神。那就是他所強調的「打落水狗」的精神。他透視那些腐朽勢力的幫兇們的本質，認為咬人的「狗性總不會改變的」，因此，為了「除惡務盡」，要將「叭兒狗尤非打落水裏，又從而打之不可」！為了不給壞人取得休養喘氣的機會，再作壞事害人，儘管壞人裝出怎樣偽善的面目，他照樣堅決的「不帶住」，不「休戰」。在尖銳的不可調和的社會鬥爭中，我們要學習魯迅的立場嚴明、戰鬥堅決的風格，為了民眾的利益，牢記「痛打落水狗」的教導。

正如魯迅所說，在複雜尖銳的社會鬥爭中，我們「不但應該留心迎面的敵人，還必須防備自己一面的三翻四覆的暗探」。這類偽裝的人物，由於掛着進步的招牌，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因而也就更具危險性。然而，壞人總是要作壞事，他們的陰險、醜惡本質總是要暴露出來。像周揚之流人物，他們在左翼文藝陣營內搞宗派活動，挑撥離間，扼殺正派文藝的健康成長；他們表面上裝着是進步作家，暗地裏却為黑暗勢力服務。魯迅以他敏銳的視察力，看穿他們的罪惡活動，指出他們「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為他們巧妙地格

殺革命的民族力量，不顧革命的大眾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係敵人所派遣。」魯迅認為這類偽裝份子，是「獅子身上的害蟲」，是「蛀蟲」，他提醒人們必須認真對待這類偽裝份子。對於這類偽裝份子，必須堅決的站在民衆的立場上，學會和運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以便提高觀察和分析的能力，看清他們的階級本性。魯迅說：「比較是醫治受騙的好法子」，正是用唯物主義鑑別偽裝份子的方法。魯迅說，硫化銅和金鑽雖然同樣閃着金光，只要「用手掂一掂輕重」，真像即辨；而設法看一看真金的樣子，更不會受硫化銅的騙。

在長期艱苦的社會實踐中，如何堅持原則，如何始終不渝的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為民衆的正義事業獻出自己的力量，這是文藝工作者、知識份子必須重視和徹底解決的問題。魯迅認為，「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裏，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魯迅這番話真是說到關節問題上了。他還明確的指出，願意從事改革社會的人們，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要有明確的政治方向，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要有遠大的理想。魯迅卑視、憎惡那些變節份子。對於那些踏二隻船的投機份子，他也給予嚴正的批判，揭露他們在進步力量受到壓迫時，就卑鄙的拋棄革命，畏縮的跟在黑暗勢力的屁股後面了。

魯迅是一個光輝的榜樣。他堅持原則，始終不渝的站穩勞苦民衆的立場，為社會進步事業，為新文化的茁壯和發展，鞠躬盡瘁，無私地獻出畢生的心力。因為魯迅抱定忠實為人民服務——「甘為孺子牛」的意志，勤奮的學習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自覺的改造世界觀，努力掌握正確的階級觀點，把自己的生活、創作實踐同社會實際鬥爭密切結合，所以他能成為中國新文化的旗手，成為人民的忠貞的戰士。魯迅的道路，是文藝工作者應該學習和遵循的道路。環顧我們的文藝界，有些傾向好、具有相當寫作歷史的雜文作者，却未能掌握好基本的階級觀點，猶在作品中剛揚早在三十多年前便被魯迅批判的人性論，同時，在解剖自己思想弱點的時候，雖為自己「躲

進小圈子，陪孩子聽唱片」的狹隘生活感到慚愧，却還待提高勇氣，努力聯系實際，聯系民衆以期更求進步，寫出思想內容堅實的作品，發揮雜文作為匕首、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戰鬥作用。我們殷切的希望雜文作者，從魯迅的雜文中汲取強大的思想力量，從魯迅的戰鬥歷程中學習他的高尚品質，端正生活和創作的方向。

魯迅的雜文，體現着科學的戰鬥精神，這是我們要好好學習的。魯迅掌握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因而對社會腐朽集團、形形色色的幫凶走狗們所散播的反動謬論，能夠由表及裏，從現象剖析到本質，給予深入、全面的批判，有說服力。魯迅後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並且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他學會了辯證法。魯迅自己也說道：「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論爭」。我們的雜文作者，要認真學習辯證法，要掌握社會主要矛盾，要對社會上各種荒謬、欺世騙人的觀點，進行深入的反復的分析、批判，要確實的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從而在雜文寫作上，發揚科學的戰鬥精神，團結和教育民衆，暴露和打擊腐敗勢力。

魯迅的雜文，給社會腐敗勢力予致命的打擊，給民衆指示前進的方向。魯迅的方向，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魯迅能夠在思想文化戰線上，為民衆的正義事業立下偉大的功勳，同他執行正確的路綫分不開。路綫正確與否，是一個根本的決定性的關鍵。魯迅所執行的文藝路綫是正確的，他認為「作者的任務，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在那樣黑暗險惡的環境裏，他緊握筆桿子，立意同民衆一同殺出一條生路；在中華民族遭受日本侵略，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他堅持擁護當時中國「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綫的政策」（「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並且遵循這種抗日統一戰綫的正確政策，在文藝方面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正確的口號，堅持無產者的領導權，團結各方面不願當亡國奴的文藝工作者，朝着抗日的方向前進。路綫的正確，決定了魯迅在文藝創作上取得輝煌的成就，決定了魯迅成為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魯迅的道路是正確的。魯迅在他的一生中，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戰鬥經驗和有益的教導。我們要努力學習這些寶貴的經驗和教導，提高思想覺悟和創作本領，為民衆的正義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

因為新的階級及其文化，並非突然從天而降，大抵是發達於對於舊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發達於和舊者的對立中……

——魯迅

改造自己，改造世界

向魯迅先生學習如何改造思想

舊社會的知識份子多數是不滿現狀的，對各種不合理的事物總是憤憤不平的。然而，僅僅是發表一番憤世嫉俗的講話，或甚而「敢怒不敢言，敢言不敢行」，那也終將一事無成，動不了舊世界的一個磚頭，一根毫毛，而這類的知識份子偏又很多。

魯迅先生不是這一類「敢怒不敢言，敢言不敢行」的脚不着地的知識份子，而是一個不斷地同知識份子的不良作風與舊習氣進行鬥爭的新型的知識份子，是先進知識份子的光輝典範。

魯迅很早就認識到知識份子改造自己的重要性，早在一九一八年，他便寫道：

「中國現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憤恨的份子太多了。不平還是改造的引線，但必須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會，改造世界，萬不可單是不平。」（魯迅著「熱風」第67頁）

到了魯迅思想發展的後期（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他更明確地認識到知識份子改造世界觀的重要，在改造思想方面，對自己的要求更嚴格。為什麼生長於舊社會的知識份子必須改造自己的思想呢？因為這些知識份子在未改造好自己的思想之前，腦子裏佔統治地位的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世界觀（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從本質上講，是屬於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範疇的）。他們在舊社會遭受到種種挫折和打擊，而這些挫折、打擊乃至迫害，都損害了他個人的利益（例如失學、失業、失意等），他對舊社會的不滿與憤恨，主要地是以個人的利益出發的，他對舊社會的認識，主要地是以對個人有無利益可言這一角度出發的。因此，這類知識份子，在個人利益得不到滿足時，他會參與改革社會的運動，或發一大堆牢騷，然而，一旦他的個人利益得到滿足，名利雙收，嬌妻大宅都有了，銀行有了五位數、十位數的存款，他就不覺得這個社會有什麼不好了，而是認為「十分美好」，「十分可愛」，至于廣大勞苦民家的被壓迫，受剝削，過着赤貧生活，處於無權地位，他就不理會了。

像這樣的知識份子，在舊社會——在我們生活周圍，大家見得還會少嗎？他們不滿現狀，出發點是個人主義，而他們後來滿足現狀，出發點仍是個人主義。滿足了現狀的知識份子，在客觀上往往成為舊勢力的一份子，有的甚至成為舊勢力的奴才、走卒。在他們的主人忙的時候，他們就幫忙，在主人閒的時候，他們就「幫閒」，在主人作惡的時候，他們就「幫兇」

，到頭來，他們必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去。

舊知識份子從不滿現狀出發，參與了進步的社會運動，就得在運動中接受考驗與鍛鍊，終生不停息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永保朝氣和青春！如若不然，則思想動搖，心靈空悶，行動軟弱，不是當了逃兵，就是一頭栽進腐朽勢力的懷抱，當了奴才的走卒。

魯迅先生是知識份子改造思想的榜樣。魯迅從長期的鬥爭中深刻地認識到，要同反正義、反民衆的份子堅決抗爭，要同封建勢力與外國侵略勢力及其走狗堅決鬥爭，並取得勝利，就必須同敵人劃清思想界限，就必須不斷地同自己腦子裏頭的舊思想、舊觀念、舊習氣作鬥爭，就必須用先進的理論武裝自己的頭腦。他深切知道：「改造自己，總比禁止別人來得難。」因此，他對自己的要求特別嚴格，他「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不留情面的解剖，這是一種什麼精神呢？這是一種勇于自我批評，勇于鞭策自己的精神。而這種精神，同古代中國儒生的那種關起門來「修身養性」、「吾日三省吾身」截然不同。魯迅從來反對「閉門修養」，他自己是在親自參加火熱的正義運動的同時改造自己的思想的。他在「二心集」序言中寫的一段「解剖自己」的文字，是發人深思的，值得我們學習的：

「……我時時說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階級智識份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却是的確的。」

對於害怕批評，不願意、不勇於進行自我批評的知識份子，魯迅先生是不滿的，他以為先進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於明言。」他十分反感虛誇和虛偽的知識份子，他尖銳的指出這些人「腦子裏存着許多舊的渣滓，却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

今天，我們紀念魯迅，一定要牢記他的教導，一定要認真學習他的樂於接受批評，勇于自我批評的精神，一定要認真地改造自己的舊思想、舊作風、舊習氣，樹雄心、立壯志，為人民、為人類的自由幸福生活而奮鬥終生！

· 景迅 ·

魯迅與司徒喬

· 悅藝 ·

魯迅不但是戰鬥的文學家，而且是推動中國現代美術運動的一員驍將。但是中國畫家得到他寫專文品評的，僅僅只有兩人，一位是畫過「徬徨」封面的陶元慶，還有一位就是來過星馬的司徒喬。

司徒喬原籍廣東開平。他幼年時期，父親在鄉間替人畫神像，賺點外快幫補家用。父親的這個副業，潛移默化之間，既培養了司徒喬對美術的興趣，又在他稚嫩的心田播下宗教的種子，長大後，司徒喬就進入廣州的教會學校受教育，然後更遠赴美國人開辦的燕京大學專攻神學。這使得年輕的司徒喬對一切事務自有他一套看法。

然而，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爆發了，像成千上萬的青年一樣，司徒喬如飢似渴捧讀魯迅先生的著作。那徹底的戰鬥精神，鮮明的愛憎，深深地感染着司徒喬年青的心，使他從迷霧中清醒過來。他開始睜開眼睛「直面慘澹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初步明確，自己應走的道路。魯迅，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從此成了他的指路明燈。他說：我在校旁小巷裏散步時，隨處都看見祥林嫂，閩土，阿Q，小栓……，他們又使我想起童年在開平鄉間所見到的祥林嫂，閩土……，我開始愛他們，並痛恨那些壓彎了他們的脊梁，榨乾了他們血液的制度，我更開始畫，畫他們的痛苦和忿怒。」

當司徒喬在當時的北京的中央公園舉行首次個展時，儘管就他個人的整個藝術歷程來說，這次展出之作在技巧上還很幼稚，但魯迅先生依然懷着滿腔熱情，親自參觀了這個展覽，親自買下一幅畫，並親自寫了一篇評介「看司徒喬君的畫」。對於司徒喬反映民衆戰鬥在舊社會中的精神面貌，而又將自己的思想人格溶入民族命運中去，這一藝術風格，文章分析入微，推崇備至。後來，魯迅先生還把它編入「三閒集」，更顯見得先生對於獎掖後進的重視和關切。

文章說：「這回我發現了作者對於北方景物——人們和天然苦鬥而成的景物——又加以爭鬥，他有時將他自己所固有的明麗，照破黃埃。至少，是使我覺得有『歡喜』（JOY）的萌芽，如脇下的矛傷，儘管流血，而刺冠上却有天使——照他自己所說——的嘴唇（引者按：指司徒喬的畫「耶穌基督」）。無論如何，這是勝利。」

「後來所作的爽朗的江浙風景，熱烈的廣東風景，倒是作者的本色。和北方風景相對照，可以知道他揮寫之際，蓋諗熟而高興，如逢久別故人。但我却愛看黃埃，因為由此可見這抱着美麗之心的作者，怎樣為人和天然的苦鬥的古戰場所驚，而自己也參加了戰鬥。」

一位名聞遐邇的文豪，購下了他的畫，又為文讚賞了他，這對於「不尋導師，以他自己的力，終日在畫古廟，土山，破屋，窮人，乞丐……」的青年藝

徒，是何等可貴的榮譽啊！然而司徒喬並沒有陶醉起來，並沒有尾巴翹上半天高。他明白自己的技法還稚嫩，對社會的瞭解還有限；透過魯迅先生的具體行動，他默默地，然而又是深刻地體會到導師獎掖後進的懇切和溫暖。終其一生，他永銘不忘魯迅先生為他而寫的這一篇文章的啓示。

一老一少，兩位熱愛人民，熱愛藝術的文藝工作者，就從此結下了深厚的戰鬥情誼。在上海，他們時常聚集在一起。年輕的司徒喬不斷地從魯迅先生那裏聆聽了許多寶貴的教益。後來，他要到法國去，那兒有五花八門，炫人耳目的形式主義在等着他，魯迅先生耽心他受了迷惑，拋棄了原來寫實的技巧，而走上歪路，便語重心長地告誡他：「內容，是頭等重要，可是如果畫拳頭也畫不出勁來，那也不行。」

司徒喬後來的繪畫實踐，清楚地表明他並沒有背叛魯迅先生的教導。他始終以熱烈的感情，明快的色彩，越來越圓熟的筆觸，描繪中國人民在新舊兩個社會的生活，深刻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勤勞，勇敢，堅毅、豪邁，善良和樂觀，生動地表現了時代的偉大進程。他的內容，密切的聯繫羣衆，聯繫時代：在抗日時期，他奔赴各戰區寫生，控訴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滔天罪行，在新中國成立後，他暢遊華南畫畫，歌頌人民意氣風發，鬥志昂揚地建設祖國的豪邁氣概，他的技法一貫保持寫實的風貌，做到魯迅先生對美術作品的要求：「觀者看得懂」

也許也是受到魯迅先生的影響吧，司徒喬在創作時，態度嚴肅，一絲不苟。大家都知道，魯迅先生是語言大師，可是他從來不一「草」而就，寫完後總是「至少看兩遍」，精心鍊字；而司徒喬呢？即使他的藝術技巧已經出神入化了，提起畫筆來還是一改再改，精益求精。例如，他在星加坡為中國劇團重要劇目「放下你的鞭子」製作大幅油畫，每天廢食揮毫，一連工作六七個鐘頭，前後苦幹廿多天才交卷；一九五〇年回國後第一幅大創作「新疆鞏哈飲馬圖」，也是三易其稿，花時半年才完成。這種要認真負責的態度，真可叫那些連基本功夫也還未練好，偏好表演「一草而就」的人愧死。

從他們兩人的交誼，我們再一次看到魯迅先生愛護青年的熱誠和心意，他是「希望青年們正直，能幹，朝氣蓬勃，積極地參加社會鬥爭」；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青年藝徒，怎樣謙虛謹慎，戒驕戒燥，不斷從導師那裏吸取有益的教養，提高自己，做好工作。

紀念魯迅先生

(七絕五首) 亦工

其一

英魂越過九滄桑，雨打紅旗漫故鄉。
星海茫茫隨百感，殘風時節讀華章。

其二

更有豪情任驚馳，弄文抗世舞新姿。
千元百宋丟溟海，却話江山夜雨時。

其三

清明世界血斑斑，牛鬼蛇神共幾團。
中夜揮揚如七筆，歌吟驚起萬重山。

其四

翻天覆地有工農，紀念先生見焮烽。
掀動長纓十萬丈，縛狼擒狗笑談中。

其五

滿腔熱血伴長征，變幻風雲又一程。
正是年年風景好，勤學全集到三更。

寫于先生逝世卅六週年前夕

(接第20頁「日本人民對越戰看法」)

他批評日本或美國那麼厲害。正如其他日本知識份子一樣，小田實相信美國對中國的反應是歇斯底里的一——越南人民就因為這樣而枉死了。

美國官員總是說，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亞洲的好處，但是，亞洲人民並不歡迎美國死賴在他們的國土，日本便是一個重要的例子。為美國的軍事行動提供可觀的援助的，只有這類國家：其經濟受到美國奴化，軍事受到美國控制，本國受到忽略人民願望的「精英」所控制。

在日本，（在備受怒斥的一九六〇年美日安保條約下），美國駐有大軍，而日本的領土沖繩島(二)，也已被美國改為全世界最強大的軍事基地之一。（東京大學的一位社會學家說：「請告知你們的美國人民，大多數日本人並不認為這些基地保護日本的安全——事實上，反而危及我們的安全。」）然而，佐藤四政府一方面向美國務院卑躬屈膝，一方面密切監視日本人民，因為它悉知公眾的情緒。一名高級政府官員對我們說：日本很想對美國說明它對越戰的意見，但却感到自己沒有足夠的力量這麼做。

日本使美國感到尷尬，原因是戰後它成為美國的保護國之後，其新憲法內插入這麼一句話：「……我們從此不得因為政府的行動而遭受戰爭的恐怖。」第九條文對美國正在越南之所作所為作出靜靜的責備：「……日本人民永遠放棄把戰爭當作國家之主權，以及放棄使用恐嚇或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日本人設法跟我們談談，然而，我們却置若罔聞。在一段短時間內，他們會是「魚」，也是「漁夫」。我們在美國從來不必在魚釣末端掙扎——而且失敗。雖然，我們有幾次是「漁夫」，但是，我們從未被迫（有如日本人被迫一樣）承認我們所幹的事，或折腰，道歉，和允諾帶來和平的生活。換句話說，我們從未上鉤被捉。

那些曾經被捉的國家現正設法跟我們談談。這不單是日本而已，其他友邦與盟國也然，它們的批評不能輕易被指屬「共產黨」。英國輿論也不斷批評美國的政策。阿德諾爾（一位與美國政府內的任何官員一樣激烈反共之人）會對紐約時報通訊員蘇柏惹指出：「我要從越南脫身……你不能一面更深地介入，

一面想求脫身。如果我在走路時走錯了方向，我看不出有繼續走下去的意義，我會走向另一條路。」

利希登在「評論」什誌上對歐洲人的看法作下坦率的結論：「有關西歐人未能被迫加入一種運動，以助使西貢的東方墨索里尼之滑稽劇式政權更耐久一星期或一個月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奇怪的了。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倫敦或巴黎有思想的人士熱烈嘗試揣測美國總統及其顧問的心理演變過程。但是那個時期已過去了。沒有人再會費心機去設法瞭解美國人現在的作為：一般公認，他們應該，並且將會從慘痛的經驗中吸取教訓，有如別人以前那樣。」

利希登所提的歐洲人之看法，幾乎剛好和我在日本進行簡短、深入與印象深刻的調查時所發現的日本人的看法一模一樣。

譯者註：

(一)彭嘉敏·史波克（Benjamin Spock）現年六十九歲，是國際聞名的美國兒科醫生。他所著的「嬰孩與兒童照顧常識」一書蜚聲全球，行銷成千萬冊。史波克近年來參加了反戰示威，經常舉行抗議集會，抨擊美國的對越政策與軍國主義。

(二)一九六八年，約翰遜總統因深深介入越戰不能自拔，而備受各方的猛烈斥責，結果他不得不臨時放棄爭取蟬聯總統之職。現任總統尼遜上台後，非但不撤出越南美軍結束越戰，反而派軍侵入東寮兩國，使戰火燃遍整個印支半島。

(三)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軍于一九四五年六月佔領沖繩島以來，美國就蓄意把它經營為向亞洲進行軍事干預的前進基地。在那里，有美軍海陸空基地和軍事設施一百多處，經常駐紮五萬多兵員，配備了導彈，核彈，細菌和化學武器，以及形形色色的情報和特務機關。近年來，沖繩島民與日本本土人民不斷掀起反戰浪潮，反對美國統治和要求廢除軍事基地。在這種情況下，美日政府便推出黑幕重重的所謂「沖繩歸還協定」，在今年五月十五日，由日本接管沖繩的行政權，但，美國仍然保有使用沖繩基地的絕對自由權利。

(四)由于極端親美，敵視中國，而受到人民唾棄的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已于今年六月十七日提前退休，由田中角榮繼任首相。

割膠工友「狂想」什麼

藝

一評漫畫：「狂想曲」

「守株待汁」，割膠工友的希望

——林民生作



今年九月十七日，星洲日報副刊「星洲畫頁」第十版刊登了一幅題為「狂想曲」之二——「守株待汁」割膠工友的希望。作者林民生。

這幅漫畫畫着一個戴着帽子的膠工，背靠在一棵膠樹瞌睡，腳邊放了一份報紙，一把膠刀，一隻瓶和一個桶，在工友的背後是膠林，在膠輪間架了二條管子，膠汁如自來水似的流進桶里（詳見附圖）。

衆所週知，一切文學藝術的唯一豐富泉源是來自人類的社會生產勞動中，而一切文學藝術家的作品都是為這個社會里的某一個集團的利益服務的。各個集團的文學藝術家們在經過長期觀察、研究、分析後，才有可能創作出為自己的集團所歡迎的作品。你不是屬於勞動階級的文學藝術家，就是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文學藝術家。正如魯迅所說的：「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

漫畫「守株待汁」的作者到底是屬於那一類的人呢？他應該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文學藝術家（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因為他的傑作「守株待汁」並沒有真實地反映當前我國的各民族膠農、膠工的迫切希望，反之，却丑化、污辱了各民族膠農、膠工的崇高、偉大的形象。

凡是關心我國的人都會知道，各族膠工、膠農佔我國人口的四百萬，約百分之五十以上。他們今天正在饑餓邊緣上掙扎，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時代是勞動者，是勤勞的人們，是我國社會財富的創造者，而不是「狂想」坐以待斃的人。

作者在漫畫里是把膠工描繪成想坐享其成，還有時間閱報瞌睡的人，是對勞動人民的極大污辱，是作者

把資產階級坐享其成的腐敗思想硬套在膠工身上。但是，稍微瞭解膠工生活的人，不難理解到這只能說明作者本身深染資產階級思想的流毒，但決不能，也無法說明膠工的真實生活和願望。

雖然，我國樹膠產量每年達一百廿萬噸，佔世界膠產量百分之四十左右，但是這一切都沒有給我國廣大膠工膠農帶來任何的幸福、安樂。反之，他們的生活却是一日比一日更加痛苦難熬。

為什麼呢？由於美國的資本家們為了從我國掠奪更多的樹膠利潤，長期以來都企圖通過各種手段來操縱我國的膠價。例如，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九日，他們宣佈決定在兩年的期間裏，進一步拋售十四萬四千噸膠（即每月拋出六千噸）後，我國的膠價就馬上一落千丈。到目前為止，一號烟花從一九六〇年的每磅平均價格一元零八占，滯跌到現在的每磅平均價格四角一占左右，為戰後廿三年來最低的水平，下跌價格的百分率為百分之六十六仙。

尊敬的畫家，依你的「狂想」，膠價如此瀉，對廣大膠工的生活是否有影響呢？從你的傑作裏，人們看不出膠價瀉跌對膠工的生活的影響，反之，却看到那個膠工把天當被蓋，地當床臥，樹幹當枕在瞌睡。然而，事實又是怎樣的呢？這裏，不煩舉些實例讓你看吧！

在峇株巴轄內地第六和第七區的村落的小膠農，他們在膠價下跌時，每天只收入一塊錢左右，而那些替別人割膠的膠工，收入就更少了。有一個育有十一個孩子的農民說：「去年四月份一斤甘榜膠只有三角半左右，我們每天只割三斤。」

不僅如此，有些膠工還要面對膠價下跌削減工資的威脅，而且還要被園主以所謂「虧本」為藉口大扣乾膠。柔佛某地的一個外國老板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去年年底他以這個藉口，一連四個月無理扣除膠工四萬餘磅的乾膠，使膠工受到很大的損失。

這些只是我國廣大膠工在膠價瀉跌後，所面對的部份威脅吧了。但是，這對於長期躲在大城市里養尊處優的大畫家來說是根本也不曉得的。

這位大畫家不但不曉得這些情況，而且連膠工歷來所要面對的問題，也是一無所知，或者說是故意不去看。在他的大作裏，根本不畫膠工迫切希望消滅收購者的殘酷、不合理的壓榨和剝削，如以質量為藉口，把生產的樹膠列為低等級，如三級、四級、五級等等，強制壓低收購價格，有時甚至定得比市價更低。還有他們在售賣時，還要面對買主用測量膠汁濃度的儀器的種種欺騙，結果是「八斤膠水，就扣兩斤」。又例如，根據目前我國樹膠翻種局的條例規定，小膠

「義士」底悲鳴 新天

在一本盡刊些孤魂野鬼底悲鳴叫罵的雜誌里，看到一篇自稱為「剛巧也是吃『×』光飯」的「專家」在大放厥詞，寫其所謂「通訊」。這專家一方面力讚世界第一富強大國的醫藥科學進步，說什麼：「美國的透視機不特可以在燈光下檢查病人，又可以由TV傳播，使學生也有機會看」；另一方面又對一個過去飽受壓榨，如今以自力更生聞名于世的國家極力污蔑，義憤膺胸，悲天憫人又復大義凜然的說：

「殊不知中國之所以提倡中醫，實在因為西醫西藥極度缺乏，而人民不能不生病（！）所以不管一切，才有赤腳醫生等怪物出現。如果……教育發達，西醫學校林立，看看中醫那時躲到那里去了？」

這種言論實可列為天方夜譚之一的。聽說某西方國家的一家報館，在乒乓外交搞得有聲有色時，特意轉載了一篇報導，並隆重的刊出了「周恩來」總理的玉照。讀者一看，倒呆住了，會不會中國也流行喜疵士，不然怎麼堂堂總理也留起長髮成個女人樣？再仔細看看原來是錯刊出了周夫人的玉照，擺了個大烏龍。這樣子的烏龍不但說明該報編輯老爺糊塗，也證明該國一些人對中國的無知，雖然如此，還是情有可原的。

被這位義士所讚許的富強大國，其醫學確實是極為發達的。只可惜它的子民們並未會從這樣的發達、科學化里得到什麼好處。費利克斯·格林告訴了我們不少的慘酷事實：「……世界上，沒有那個國家的人民像美國人那樣談醫藥費而色變……。那些沒有投購保險的人住進醫院去，可能在幾星期裏就把一生積蓄花光。……大部份醫院，每天住院費五十美元上下，許多醫院收費更高。全部藥品，那怕是阿斯匹林，都額外收費……。」

更糟糕的是服務員的極端個人主義思想。有這樣一則故事：一位女士在車禍中受重傷，儘管她肩膀傷得很重，而且腦部受了震盪，但救傷車上的救護員一直堅持到她在硬塞給她的紙上簽名，保證他們會獲得報酬後，才把她抬上救傷車。這樣子的故事，即使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的楊朱聽了也會大吃一驚的。

X光專家一面聲稱對「中國醫學進步到那一程度我不知」，一面却又詆譏赤腳醫生為「怪物」。閉着眼睛說昏話，快意是快意了，不知這一種「強不知為知」的高論是否學師自胡適博士的「大胆假設，小心求証」耶？若然，則足証胡博士的理論實可橫行天下，無堅不摧，無往不利矣！

不幸的是大量的報導說明了「怪物」其實並不「怪」，只不過在赤腳大夫的腦海裏，「名」和「利」是根除了；他們並沒有想到要在大都市開私人藥房，撈個風生水起；一心想的只是為病人服務。基于這種

精神，我們看到了這個國家在醫藥學上不但有了發展，而中醫並沒有「躲到那裏去」；反而兩者更好的結合起來，創造了針麻，斷指再植，救回燙傷面達九下巴仙以上的病人，治癒聾啞，小兒麻痺後遺症等等奇蹟。

X光專家的顛倒是非，胡言亂語，愛者欲其升天，恨者欲其下地獄；這種「義士」情懷，是很容易理解，也不足為奇的。他自己早已把醜面抖出來了，在「通訊」上就說道：「如果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那就算了……」這就說明了為什麼他會認定世界一日一日進步，中醫注定會消滅的了。

（接第8頁「割膠工友『狂想』什麼」）

農凡是生產一磅樹膠，就得繳納四分半的翻種稅，一分錢的研究稅和將近兩分錢的出口稅，合計七分錢，這些共佔了小膠農收入的五份之一。除此，他們還要面對土地缺乏或無法翻種的問題等等。

當前我國的膠工所面對的就是這些問題，他們日夜「狂想」的也是早日消滅這些問題，使自己能過着合理、幸福的新生活。漫畫作者閉目不看這些現實的東西，不真實地反映膠工心中的話（特別是在意志和願望方面）。這是極其嚴重的偏差，必須予以嚴厲的批判。

廣大膠工是我國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但是他們却連子女的受教育，自己在社會上的政治地位和權益都被剝奪，試問林君，這些基本人權都被剝奪，他們還能「狂想」你所「狂想」的東西嗎？

人們從漫畫里，不難看出作者是多麼的愚蠢，多麼的幼稚可笑。因為，膠工所割的樹膠行數是有限的，怎麼能夠把所有的膠樹「連成一氣」呢？膠汁的流量是有一定的，怎麼如扭開水喉的自來水的流量呢？

膠工所割得的膠汁並非自己所有的，而是要把所割得的膠汁拿去秤，他們還要受收購者的壓低膠價、吃秤頭等等的剝削，這些不合理的情況一天不改革，工友怎麼能「狂想」過好日子呢？照作者的「狂想」，膠工只要用便利省力的方法收集膠汁，他們就能「高枕無憂」了，這不僅說明了作者根本不了解膠工的生活實質，不了解膠工苦難生活及其根源，而且，更進一步反映了作者這幅畫是脫離現實，不真實反映生活的壞畫。這樣的結果是必然要歪曲生活，歪曲勞動人民的形象，而客觀上是模糊了社會的本質，並為資產階級所宣揚的「繁榮、進步、安寧、公平的社會」塗脂抹粉。

最後，應該提醒林君的是，要畫勞動人民的生活，必須先認真、嚴肅地去瞭解和熟悉勞動人民的一切，這樣才能創造出為勞動人民所歡迎的作品。否則，只能創作出丑化、歪曲勞動人民的形象，如這幅「狂想曲」之二就是一個實例。

美國成功的「神話」

費利克斯·格林著

集體翻譯

直至最近，美國「自由企業」經濟大有成就之臆說，還是那麼根深蒂固，以致非有一定胆識者不敢向它提出質疑。

美國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龐大的工廠，數以百萬計的汽車，一般人所羨妒的生活水準，夢想不到的奢侈品，以及過剩的糧食（雖然它從未平均分配予全體美國人民）。美國經已渡過了那麼漫長的一段歲月却未呈現嚴重的經濟衰退現象，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空前的紀錄。對於社會主義者諷刺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論點——即它無法支配自己的命運，終將按照它的發展規律，經歷災難重重的週期性經濟恐慌——這恐怕是一項强有力的反駁吧。

有誰能否定這些有形的成功證據呢？

我否定它們，而且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也開始否定它們。說美國經濟「成功」，而沒有深一層的論據，那是一個曖昧不清的論點。所謂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真正有利于全體美國人民的論調是可從經濟及社會角度給予反駁的。

我們只要分析「美國式生活」的一面，即：美國的經濟制度需要在各面樹敵，而且正在各處招怨，僅此一面，這個制度就值得非議了。

今天，美國工業的輪子只能依賴異常龐大的軍事開支來推動，這是個千真萬確的事實，不管這個國家是否正在交戰中，甚或是否面對威脅。美國政府已經預告，即使越戰結束，軍事預算也絕不會削減，反而會增加。美國副財政部長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五日聲明：『敵對狀態的終止，將產生巨大的壓力，要把軍需品及軍事配備囤存量提高到一個較可接受的水平。』他接着說：『我們花費在這個戰爭中的軍事預算非常非常少，僅僅幾百億美元吧了！』

尼克遜第一次宣佈將一九七〇年度軍事預算削減十億美元時，他無非以幻為真，圖掩人耳目，因為那豈是真正的削減，只不過是把計劃激增的四十一億美元的數目稍微削減而已。雖然一九七〇年的越戰開支預料將減少卅五億美元，然而這筆款項可不會用在福利或清除貧民窟上，而是花在一些與越戰沒有直接關係的軍事開銷上。

換句話說，不管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如何，她都將繼續維持一筆龐大的開支在擴充軍備上。一個永久的戰爭經濟體系已經確立了。

一般人都認為美國軍事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十巴仙，即使如此吧，這也是對國家財富的極大濫用，尤其在和平時期。但是，假如我們把經濟學家所說的『乘數原理』（MULTIPLIER EFFECT）也考慮在內，我們就會得到這樣一個數字，即，將近廿五巴仙的國民生產總值和職業，跟軍事開支有因

果關係（工人從軍事開支得薪酬，然後又花在衣服、糧食、租屋上面）。如就職業而論，一些人估計，至少卅六巴仙的美國勞動力與軍事開支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不管我們用什麼標準去衡量，美國的軍事預算是十分龐大的。從理論上，根本就無法解釋為何這筆錢不能用來恤苦濟貧，建設學校、醫院、交通，淨化河流，空氣，以及普遍的美化環境。然而，在美國「自由企業」制度下，兩大政黨誰也沒有明確地反對這種戰爭經濟體系。在現行組織的既得利益者，其實就是那些掌握權柄的大人物。這也就是為什麼軍部經常無恥地要求不必要的巨大開支，國會往往毫無異議地接受，而那些請求資助的學院，重建貧民區等等的人，却難以獲得一分半毫的緣故。

哈佛大學哲學系指導員羅柏·P·胡弗在致給紐約時報的一封信里會提出這個現實的問題：

……美國是否真的希望裁軍……？也許你會說，我們當然希望裁軍，但是我却感到懷疑。

究竟那個參議員或眾議員敢說他贊成馬上取消所有軍事電子裝備的合同？那些強大的航空器械企業又怎會歡迎停止生產戰鬥機和飛彈的建議？又有多少個國會議員能泰然自若看着兩百萬名（現在是三百五十萬名）海、陸、空三軍軍人在復員後湧入各地尋找工作？

五角大廈對於關閉『西點』（WEST POINT）安那布里斯（ANNAPOLIS）和新近設立的空軍學院軍，以及辭退軍官和參謀部高級人員的形勢，會有怎樣的反應呢？那過去廿年來一向依賴合同，設施及津貼以維系生存的工業集團，一旦逐個被剝奪這些東西時，他們的心情將是怎樣的「歡欣」呢？……

答案是明顯的。在現制度下要大刀闊斧裁減軍事開支，就美國經濟來說是行不通的，更不必說實質上的刪除了。

除非有一個全由政府策劃主管的經濟制度來收拾殘局，否則這樣的裁減勢必引起一場金融大混亂——但這樣一來，就不再是什麼「自由企業」了。

因此，想像中的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眼下是直接依賴着龐大軍事開支的延續，這是奢侈的一種社會開支。尤有進者，不管美國政府宣稱她的政策是怎樣的「和平」，龐大的軍事開支必然造成國際關係的緊張，因為其他國家會覺得她們是受到美國軍事擴張的威脅。她們所採取的自衛步驟又對那些從擴充軍備中得利的美國人提供了絕好的藉口，要求進一步增加軍事開支，惡感就這樣持續，循環下去……

有這樣的論調：美國既無可避免地要依賴龐大軍事工業的繼續擴展，中國和蘇聯也不能例外。

(譯者按：以下的論述，作者顯然忽略了蘇聯已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這一事實。)但是，我們知道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在在顯示：即使是軍事開支削減，也決不會導致經濟混亂。社會主義經濟原已具備了全國性政府管理計劃組織，可以迅速地重新調配才獲得的資本與剛解放了的勞動力以改進國家的農業、房屋、醫藥服務、交通，教育等等。社會主義國家與美國不全，毋需承擔什麼經濟壓力去維持一定程度的軍事開支，也沒有甚麼既得利益的經濟集團來阻梗軍費的裁減甚至是全盤的取消。沒有人會因為這種作法而受金錢損失，也沒有人的人生計會受到威脅，那里更沒有財資雄厚的私人股東，因此根本談不上有人生的利潤會受損。至於政治壓力嘛，軍人可能會反對那些足以否定他們現有權勢的步驟，但是他們決不可能好像美國的軍人那樣有巨大的工業集團的聯手，以便軍部在政治上起積極作用。

其實，一般來說，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所受的政治壓力和美國截然相反，因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功，和她有能力日益改善廣大人民的生活情況，息息相關，而削減軍事服務這種非生產性和浪費的社會開支是最大的幫助。在美國，軍事開支支撐着經濟活動；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效果剛好相反——它阻礙了經濟成長。

美國不斷擴張軍事力量使到中國或蘇聯都不可能作單方面的裁軍，雖則裁軍在經濟上對此二者有好處。但是重要的一點是，她們軍事開支的多寡是由她們的軍事需求所決定的，不像美國那樣受制于經濟和國家安全的客觀需求全然無關。

從本世紀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中，能夠找到足夠的證據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的經濟常趨向於停滯和不景——資本主義的常規是不景氣。一再出現的慢性經濟不景是對資本家和工人都是不利的，但是，很明顯的，要克服這些不景氣，只有把龐大的開支用於公共事務上。這當然可以一如我們所說，開銷於公共福利——社會服務及教育等方面，但是這種開支却和特權階級的利益發生衝突。工人處境的普遍好轉等於削減了富有者的特別權利和資本的利潤，後一點尤為富有者所重視。龐大的社會福利開支不能迎合上層階級的需要，一個龐大和不斷增加的軍事建設開支確能迎合他們。這樣龐大的軍事開支支持着現存的階級結構，保證投資的豐厚利潤，同時也極容易以確保國家『安全』的虛偽理由騙取公眾的讚許。無論如何，要維持亞美利堅帝國的海外霸權，這樣龐大的軍事開支是必要的。對統治階層來說，美國制度一向來是大為成功的。這也就是為什麼這樣的戰事政策極少面對攻擊的緣故。這是一個受到所有統治階層支持的『超黨派』政策，根本上是一種為迎合階級利益所擬定的政策。(當然，英國的外交政策也是這樣的。)

是不是沒有了這些龐大的公共開支，美國的經濟真的就會停滯嗎？

美國從一九〇〇年以來的歷史顯示，正是軍事開支把美國從可能很惡劣的經濟不景氣中挽救出來。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拚得你死我活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就已經經歷了三次嚴重的經濟危機(這些分別發生在一九〇〇年，一九〇七年及一九一四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挽救了美國，但是，大戰的結束帶來了持續一段時期的危機；這就是整個資本主義的危機。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資本主義制度完全沒法解決其主要的經濟難題——它無法替千百萬人民提供職業，也無法充分地利用它的生產能力，一九二九年初，在美國還有幾百萬人找不到工作，雖然這時是戰后「繁榮循環」的頂點。工業生產力也只使用到七十巴仙而已。隨着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崩潰，情況就更糟了。到一九三二年，美國的鋼鐵產量嚴重下跌，回復到一九〇二年的狀況；英國則是回跌到一八九二年的狀況。農業方面雖然有千百萬個美國人在飢餓邊緣掙扎着，但價值達幾十億元的糧食却被毀掉。資本主義內在的機能因素使得這些糧食不可能傳達到那些迫切需要它們的人底手上去。

隨着一九二九年而來的「經濟大恐慌」並沒有被羅斯福的「新經濟措施」所解決。到了一九四〇年，美國還有十五巴仙的勞動力仍未受僱。國民總生產也好不容易才達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結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這場危機。自一九四四年，戰爭開支就佔了國民生產總值的四十二巴仙。

全樣的情形又跟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出現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崛起而擁有比以前倍增的工業生產力，美國經濟制度再次面對着比卅年代更為棘手的「生產過剩」難題。經過了戰后初期的一段「繁榮」后，美國經濟漸漸走下坡又步入衰退週期。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六月期間，工業產量慘跌十四巴仙。這種危機籠罩着一九四九年與一九五〇年的前期。到了一九五〇年二月，失業人數高達四百五十萬，這個官方數字，並沒有包括那些只能找到零星工作和因為事無補的放棄求職登記的人。資本主義又再次顯示了它沒有能力滿足人們最基本的要求。又一次，戰爭拯救了它——這回是朝鮮戰爭。

資本主義制度從經驗中得到了「教訓」。韓戰過後，美國經濟就牢牢建立在軍事基礎上。它並不一定需要爆發真正的戰爭，冷戰也全樣可以維持其經濟活動。從那時起，用在軍事企業方面的公共開支開始膨脹。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今天，越戰又大大地加速了其膨脹速度。這樣，所謂「成功」的美國經濟制度只能作為一種戰爭經濟而苟延殘喘。

一個政治經濟制度，不管有沒有那樣的軍事需要，總得不斷增加軍事開支，而不能將資力用於廣大人民顯而易見甚至迫不及待的需求上，無論它有時候能帶來什麼小利益(例如一些人生活富裕)，這個制度可不能算是「成功」。制度化了的戰爭經濟體系，由于受到它本質的決定，必然導致國際關係的高度緊張或者和別一些國家的實際衝突。這種制度顯然不可能符合人民的長期利益。或遲或早，美國這個制度——精心策劃，用於照顧少數集團的利益，而和人民整體福利相違背的制度——必然促成美國這個世界強國的衰落和滅亡。

今天，在美國旅行的人們都會發覺到，那種對前途無限樂觀傳統精神正在飛快消逝。好多人體會到一定有什麼地方出了大毛病，美國十分「成功」的故事正以大悲劇收場。今天，即使在最能表現愛國精神的盛會上，你也將絕少會聽到演說家們讚揚美國式生活的令人嘆為觀止——這原是他們憤發的濫調，因為太多人的心境開始沮喪地意識到他們國家的不可避免的失敗。許多美國人，尤其是美國青年，都這樣說：如果這是成功，我們寧可不要它。



從針麻談起 · 禾刀·

近年來，由於中國醫學的飛速進展，一些向來都被目為「野蠻」、「落後」、「不科學」的醫術，例如針灸等都獲得了新生，有如鑽石經過了琢磨，閃爍出耀眼的光芒。神話式的針麻「奇蹟」，使得歷來自以為模樣老子天下第一的「自由世界」老大哥，也不落人後的掀起研究針灸的熱潮。這當然是尼遜訪華後引起的震波之一；從一頂頂平常不過的斗笠也在花旗邦受到熱烈搶購的趣聞中看來，可見生活在「自由世界」里，老百姓其實是一直被當政者的「自由」所蒙蔽，所謂「竹幕」云云，其實是山姆大叔自己給圍上的。莫怪只稍微掀開一角，露出些微曙光，已然一新老百姓底耳目，弄得大家如醉似痴，心向往之了。

雖然如此，我們的一些「學者」「專家」之流也還是另有「卓見」，對別人光輝底成就，永遠是不肯謙虛承認的。這並不奇怪，原來這些「學者」「專家」向來自以為所學的最先進、最科學、最……，「不幸」一旦被人佔了先，確也比割他一塊肉還痛，惱羞成怒之下，於是先定設法替人家塗黑，說什麼針麻只是一種「心理」治療；看看連比自己高明得多的專家們在訪問過後也承認是事實，而自己的「心理治療」理論已站不住腳時，連忙把頭從沙堆里拔出，從鸚鵡變成孔雀，唱的歌也換了調，這當兒又在說別人的「理論」不行，希望我們頂「高明」的專家們能替針灸整理出一套「科學」的理論云云。

一句話：別人永遠是不行的。即使有所發現，那不奇怪，最高深的「理論」問題，還得由我們來搞；原因呢，據說是我們的專家們很多通曉華語和英語，而且在「技術方面不比他們差」，「在某方面的設備，更比他們先進」！

針灸這一門古老的醫術，所以會在最近煥發出萬丈光芒，是與無數醫藥工作者的獻身精神分不開的。從一篇報導醫藥工作者在創造「雙側穴位結扎」的粗針透穴法，治癒了歪嘴歪臉症的新聞中，這種無私的獻身精神就表露無遺：它敘述了一名軍醫和一些衛生員在各自的臉上扎針實驗，弄得「大家的臉扎腫了，

眼睛刺激得直流淚，腦袋嗡嗡叫，一直扎得嘴吃飯都有困難」，一名實驗者為了體會一個新穴位，竟把針透入三寸五分，扎針時「強烈的針感使腦袋嗡嗡的一聲，甚麼也聽不清了；這時他繼續把針進到三寸深，針感更加強烈，嘴唇，眼睛一個勁地跳動……」而實驗終於成功了。謙虛、謹慎、戒驕戒燥，完全徹底為人民，正是這一批醫學工作者能獲致一些驚人成就的根本原因。

我們的專家們，技術確然是比別人高明，設備更是比別人先進了，還懂得英語和華語；可惜就是不能免除老百姓們的談「醫院」色變，這樣子的事實，難道還不值得我們的學者專家們再三深思嗎？自以為技術好，更以設備先進誇耀，死抱着沉重的名利包袱，偏妄想爭在別人前頭，替人家搞理論，豈不是太「天真」？語言問題根本就不是總結理論的決定性竅門。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以為別人的醫學工作者，只懂得方塊字，土頭土腦的，莫怪得還搞不出完整的理論，令人「遺憾」。事實上，理論的創立只能來源於實踐，現在所以還未有完整的針灸理論，不過是由于這一門具有幾千年歷史的醫術也只是近幾年才得到充分發展的，原有的理論也因而顯得跟不上了。我們這里固然是進行理論研究的「理想」地方，原因却不是由于我們的醫生「都懂華語與英語」，而是我們的社會中，雖受到歧視，中西醫學也還並存，有條件加以結合研究的原故。

要說爭先，要想真正對醫學的寶庫之一——針灸作出卓越的貢獻，我們的專家們只有放棄自己那付高架子，學習別人謙虛、謹慎、戒驕、戒燥的精神，老老實實的對已有幾千年歷史的中醫學理論，進行科學的研究，同時努力豐富自己的實踐經驗，這樣或許有可能與別人爭一長短。倘若死命堅持自己所學的才是「正統」「科學」，而硬要以這樣的「正統」「科學」來給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醫學體系套上「理論」，那成功的希望，看來確是相當渺茫的。

七二年七月九日

我們應當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因為現在人手實在

太少了。

魯迅

明朗的天 · 武夫 ·

剛下過雨的深夜，烏雲仍然遮蔽了整個天空，晴朗日子裏閃爍着亮光的星星，現在連一顆也看不見，空間黝暗得差不多連什麼影子都隱蔽了。強勁的寒風不停地刮，屋子周圍種着的香蕉叢與紅毛丹樹，婆婆起伏，「索」索沙沙的抖着，唱着一首抒暢的夜曲。

屋子里，思東睡得正甜甜。矮胖而忠厚的老婆剛起過身，給幾個小鬼頭蓋好掉到地上的破被子，回到床上躺下。驚覺的思東馬上翻了個身，揉搓着眼皮，朦朧之中，彷彿聽到遠處的狗此起彼落，拖長音調的叫着，隱約的還聽到一陣陣低沉的汽車引擎聲。

『奇怪，在這樣的深夜中！』他想，忽然閃過一個念頭，馬上一古碌爬下了床，拖鞋也來不及蹬上，三步二步就去拔門框。

思東嫂在床上壓低聲音喊道：

『三更半夜的，去那兒呵？』

思東回過頭：

『你聽聽這狗吠和汽車聲，準不會是好事，我去通知亞才一聲！』

說着拉開門，快步跑了出來。思東嫂心中一凜，連忙在床角上摸索起來，找出一個布包東西，緊跟着也跑出門，把那包東西慎重的藏在香蕉樹間的亂草叢中，然後跟着丈夫輕捷的脚步聲跑去，跑了一大段路，前頭突的燈筒光亂射，傳來了嘈雜的人聲，亞才的屋子里早已亮起大光燈來了！思東回過頭低聲對老婆說：

『來遲了，妳回家看看吧』一邊鑽進香蕉叢中，癡神往亞才家里張望。

亞才家里這時正亂成一堆，舊報紙，書，撒得滿地，連床褥都給翻過來了，幾個氣勢汹汹的大漢，在透出燈光的窗口前幌動着。

思東心里很着急，不知道亞才怎樣了，溜了，還是成了甕中蠶？

『×你老母，東西藏到那里去了？』驀地傳來一聲怒吼。

『這些就是你們要找的東西了，書攤上多的是！』那是個堅定平靜的聲音。

思東心中一涼，怔住了。亞才果然在家里，他的僥倖心理終於落了空……。

『跟我們走吧！看你『鐵齒』（註一）什麼！』大半天過去了，又傳來那個陰沉，乾癟似的叫聲。

思東抹了抹被蕉葉上的雨水濡濕的臉，一面輕揉着麻痺了的脚，一面緊張的注視着亞才的家門。

那門猛然被人一脚踢開，先湧出了幾條大漢，中

間夾着一個中等身材的青年，抬起頭，穩步向前。

『亞才！』思東在心里叫着，雙眼又濡濕了，分不清到底是淚水還是雨水。

手電筒又到處亂照射，思東機靈的伏下身子，眼睛仍然釘在亞才身上。只見那隻手，那隻向來都是堅強有力，熱情似火的手，現在却扣在其中一個大漢的手上，雖然，距離是那麼遠，在大光燈的照射下，思東似乎還在那張熟悉的臉上看到一絲藐視的冷笑。

『他媽的，好住不住，住到這種鬼地方來！』一個大漢踉蹌走着，一脚踩在泥濘上，喃喃罵道。

思東心里就像被一塊大石堵塞了，氣都快透不過來，至到脚步聲都逐漸遠去，眼中的亞才彷彿越來越高大，邁出的步子也越來越堅定起來了……。

思東握緊了拳頭，忽然擊在香蕉幹上，震得雨點紛紛往身上落，恨聲說道：

『張剝皮，咱們走着瞧吧，你以為這一手就會搞垮我們嗎？做你們的白日夢去吧！』

亞才的遭遇使得整個小村子差不多沸騰起來了。

『他是我們的代表，拉走他就是帶走我們的親人！』鄉親們都說。

『亞才可是好樣的！』這一點，思東最能體會到。真的，自從他們兩人同時被選為村民的代表，挺身捍衛大夥兒的權益時，亞才那種公字當頭，羣象掛帥的完全徹底為集體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思東，也帶動了大家。

思東還記得，前幾天當他們五個代表與張剝皮談判時，亞才的針鋒相對，絕不妥協的氣概，使他深感於懷，而且立定決心，永遠向亞才學習。

那次，是他們與張剝皮的第一次談判。瘦高，獐頭鼠目的張剝皮是×市的名流，社會棟樑之一，大家一見面，張剝皮就裝出一付在甚麼社團頒獎時，那副笑容可掬的大慈善家模樣，先是對代表們敬茶敬煙，然後柔和而「關懷」的問起大家的生活情況來。

『現在行情很壞，大家的生活都很辛苦……。』他有如在致訓詞似的說。

『張先生是大老板，行情再壞，也苦不到你身上！』亞才馬上插口說，『只是在這種情況下，張先生却給我們發來了「羅地」（註二），跟我們幾百家人在三個月內拆遷，一點賠償也不付，這未免太不講情理了吧？』

張剝皮瘦面上的肌肉不自然地跳了跳，因為訓詞被打斷，有點不高興，他眯起了細小的鼠眼，釘在亞才身上。

『這位先生貴姓，哦哦，陳先生請聽我說，我們的發展公司本來在一年前就計劃在你們住的地皮上發展屋業的，後來考慮到大家的生活都很苦，所以拖了下來……』

『大家都知道發展屋業，不但是實現「居者有其

屋」的計劃，而且還能製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使社會繁榮起來……。」張剝皮搖頭擺腦的說完一大段話，以紳士的派頭，清了清喉嚨，整理一下領帶

『甚麼「居者有其屋」？事實擺在眼前，却是我們要被迫遷』思東憤憤的說。

『不要說得那樣難聽。我們的公司會公平合理的處理賠償問題的，只要你們在三個月內能够搬遷的話……。或者這樣吧，關於賠償金，你們五位在這裏，那我給你們特別優待，每人五千元搬遷費……。』

『五千？』代表們都驚奇了，心想：『這傢伙怎麼一下子這麼慷慨了！』

『是的，五千塊，那是你們五位的。其他的人，另外再談吧。』張剝皮吸起尖嘴，猛吸煙斗，看着代表們的反應。代表們對看了一眼，禁不住哄笑了起來！

『張先生，我們是代表三百家木屋居民與你談賠償金的問題，而不只是代表我們五個啊！』亞才嚴肅地說。『鄉親們委托我們向你說，搬遷的時間必須加以延長，讓大家都充足的時間作好準備，同時必須給大家一個公平的賠償。』

張剝皮刷的變了面色，長者的可親消失了，鼠眼中像是要噴出火來似的，一邊喃喃自語，一邊狠抽着煙斗。他真不相信，世界上有金錢所不能買到的東西！許久，終於忍下怒火，好不容易擠出一絲微笑，低聲的說：

『那麼，每人一萬塊怎樣？』

『張先生，還是那句話，我們是代表全體被迫遷的木屋居民來這兒的！』

『×你媽！你們想怎樣？×你媽，不去打聽打聽，倒想到這裏敲榨起我來了！』張剝皮猛得從軟椅上跳起一手拍胸，一手戟指着代表們怒罵起來，那一付流氓派頭和報上常刊登的尊容完全兩個樣！砰的一聲，他一拳擊在桌子上：「令伯」是最著名的「拆屋大王」，從來就是這樣幹的，不怕你們不搬遷！』

『原來張先生並不打算與我們認真談判，你所謂「公平」，「合理」原來就是這樣，讓我們完全反映給鄉親們知道以後再打算吧！』亞才冷靜的說，與代表們轉身走出了「烏必死」（註三）

『×你媽，你們等着瞧吧……。』張剝皮呲牙露齒的說。

(三)

在鄉親們商量採取進一步行動時，張剝皮第二步惡計又開始施展出來了。他的錫礦場開始把金山溝瀉下的坭漿水沖進村子里的一個大廢礦湖中，再加上幾天大雨的助虐，廢礦湖水一天天往上漲，四周圍居民的果樹、農場，開始被水淹，湖中畜養的淡水魚，由于窒息的泥漿，一隻隻肚往上翻。繞湖的小黃泥徑濕漉漉的，不時有腳車，摩多單車溜了跟斗，給村民的生活帶來了莫大的威脅。

一連串事件可把鄉親們氣壞了，他們先開了個村

民大會，在會上，情緒高漲的村民，通過幾條議案，要求代表們傳達給張剝皮。

這天一早，代表們與一羣羣的村民麋集在張剝皮底豪華辦公處四周，要求會見他。

『不見，不見！那些窮光蛋，再來哭父哭母，看「令伯」怎樣對付他們！』張剝皮咬牙切齒的對通報的雜役說道。

『頭家，事情不大好辦，這次來的人很多，恐怕有二三百人呢，萬一鬧出事來，對我們……。』隨着進來的秘書囁囁的向張剝皮耳語道。

『甚麼！二三百人！』張剝皮跳起身來，快步走向窗口，拉開窗簾，稍微往樓下匆匆一瞥，只見騎樓走廊，公司門前，到處都聚集着男女老少，肅穆的站在那兒。

『……這，這，還成甚麼話！傳出去……唉！』他跌回大軟椅裏，直喘氣，手抖動着，煙灰索索的落在名貴大紅色的地毯上。

『頭家，叫他們的代表進來吧，免得事情鬧得不可收拾……』秘書弓下身，低聲的說。

『好吧，你叫他們三個人上來，聚集的人羣却得給我散開，不然我就叫「馬打」來驅散！』張剝皮無可奈何的說，然後閉上眼，頭靠在椅背上，雙手搓捏着太陽穴。

甬道上傳來了腳步聲，張剝皮猛然坐直身子，睜開了鼠眼，射出狠毒的光，似乎想把進來的人吞下肚子裏去。他認出其中一名代表正是思東，另兩人則是未見過面的。舊的去了，新的頂上來，這些窮骨頭，真是打死不曲膝呵！他掏出大衣袋裏摺疊得整整齊齊的手帕，抹去了額上沁出的汗珠，彷彿冷氣機失了靈，室中溫度突然昇高了似的。

『請坐，請坐』張剝皮終於捺下性子，站起身，指指桌前幾張椅子。『你們帶來的人都散去了吧？其實我向來都是最好商量的，何必這樣一大羣人來，興師動象的呢？』

『哦，鄉村們都想暫時留下來，等我們談好，了解了張先生的意見後，如果大家都滿意，自然會好好的回家去的，他們都有工作等着去做呢。』思東見他那副緊張的神情，知道這次已經擊中他的要害，也就更理直氣壯起來。

『甚麼！他們還留在那兒，想威脅我？』張剝皮又火了，像一隻被踩了尾巴的眼鏡蛇，在搖頭擺尾的想擇人而噬。他的手搭在電話筒上，『我，我打電話通知「馬打」！』

『你不怕鬧出事來，就請你儘管打吧，我們都在這裏等着！』一名年青的代表挑戰的說。

張剝皮的手在電話筒上按了許久，眼光從這個代表轉向那個代表，可惜看不到驚慌，看不到胆怯，有的只是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神色！他氣餒了，緩慢的把手縮了回來……。

(文轉第 29 頁)

內因與外因的相互關係

「班長大叔是一個十足的官僚主義者，生產不參加，整天往外跑；出門又不走路，寸步腳板不離踏板，真是名副其實的『自行車班長』——脫離生產工作，脫離羣衆的領導者。」

「這麼說，當負責人不是很危險，一不小心就像浮萍一樣。真可怕，我寧願永世當個普通的工作者，也不擔任領導工作，以免成爲班長大叔的接班人。」這是小明聽了亞成在團談評述中國長春製片廠譯製的朝鮮影片——「摘蘋果的時候」的人物——班長大叔後所發出的慨嘆。

但是，小明這樣的談話却不爲在座的同伴所同意，於是一場激烈的「遭遇戰」打響了。爭論的中心問題是：到底擔任領導工作危險嗎（即會不會使自己變成官僚主義者，脫離羣衆的浮萍）？怎樣看待開會與工作的關係呢？怎麼對待職位與工作條件的關係呢？

「鈴……」雖然學習班的上課鈴響了，然而「鳴金」却阻擋不了這些「慄慄」的猛士們的論戰。

「我認爲，……」這是「破銅鑼」亞光的聲音。但是，這時社科的指導員已步進了課室。

「亞光同學，你『認爲』什麼？」這是指導員在詢問他剛才在爭論什麼問題。

現在是上課的時間，要不要把課外的爭論提到班上來呢？會不會影響同學的學習？會不會延擱指導員的教學進度呢？亞光的腦子里正在猶豫着。

這時，指導員又開口道：「我們的學習要急用先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才能收到實效。有爭論，有鬥爭，就會發現真理，提出來一起討論、研究，不是可以提高大家的思想認識？使大家能更正確地認識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覺性，放下包袱，開動機器。」

聽了指導員的談話，亞光才大胆地把剛才雙方論戰的過程作了匯報。指導員在聽了雙方的論據後，說道：「這些問題，帶有一個普遍規律性的觀點，即內因與外因的相互關係。客觀條件（即外因）對人的思想（即內因）變化是有重要的作用的，但不是絕對的。爲甚麼呢？因爲唯物辯證法觀點一向認爲，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只能（或只有）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就拿我們的班長小楊同學來說，他是從一個工廠的普通工友直到今天負擔了班的領導工作的負責人。在客觀上存在着兩種變化和條件：一種是學習的機會多了，能及時地看到領導上的指示，得到領導和同學們的幫助，對於瞭解領導上的工作計劃很有利，這

是促使班長向正面變化的有利條件；一種是由于地位變化，出頭露面機會多了，經常和領導人一起開會，聽匯報時間多了，這是容易促使他向反面轉化的不利條件。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小楊同學今天仍然和大家一塊兒學習，工作，把全班同學團結成一體，把班上的學習搞得熱火朝天。這是爲甚麼呢？」

說到這裏，指導員把話匣子關住。過了一會兒，他要求小楊同學爲大家回答這個問題。

指導員的這一招，一時可難爲了我們的班長，「要從那兒談起呢？」全班全學的目光已匯集在班長的身上，期待着他開口，看來勢在必行——不談也得談。

班長謙虛地站了起來，向大家說：「同學們，由於我的文化水平低，平時學習又不夠緊，指導員所教的唯物辯證法的哲學課也是最近剛開始，我學得還不好，現在只能談些粗淺的看法，有不對的地方請大家給予批評、糾正。」

他說：「指導員再三教誨我們，真正的羣衆工作者要在改造世界的前進的道路，不斷提高繼續自我改造的自覺性，發揮主觀能動作用，認真對待條件，分析條件，運用條件，把不利條件轉化爲有利條件。」

「當我擔任班長之後，因工作關係，指導員或負責人經常找我，有時則是我找他們，開會嘛也有我的份兒。初期我心裏的確有些顧慮，怕這樣下去會和同學的關係逐漸隔膜，會被大家指爲『官老爺』，因此，總是儘可能採取主動去接觸他們。後來，指導員發現了這種情況找我談心，使我認識到：任何工作總得有領導者和被領導者（即羣衆），就如開會，總得有的人在台上，有的人在台下，才像開會嘛。脫離羣衆不脫離羣衆，問題是腦子里有沒有羣衆。的確，當領導工作，參加會議是沒有什麼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的地位（即客觀條件）變化，自己腦子里（即主觀世界）也沒有羣衆了，那時可真是當上了『老爺』啦。

「如班長大叔，羣衆再三催促他認真辦好果園的工作，但他腦子里却想着計劃、合同等東西，甚至羣衆批評他不認真對待人民的財產時，他反責斥羣衆『目無尊長』，還擺出『首長』、『父親』的架子。

「最近，爲了工作方便，我在訪問工友、上課時，都經常騎着摩托車出門。一些同學見了就帶着開玩笑的口吻說我是：摩托車班長。」

「爲了此事我去找指導員談心，檢查自己在同學、工友當中是否有特殊表現，或犯上什麼錯誤？」

「經過詳細檢查，原來由於我過去出門總是和大

●榮文●

家一塊騎着『鉄馬』去上工、上學。但自從裝上了摩托之后，不管在速度上，時間上，我似乎都『跑』在大家的前面，因此，被大家稱爲『摩托車班長』。」

「對於這個外號的出現，指導員嚴肅，認真地提醒我，必須重視羣衆的反應，時刻警惕，督促自己，不要把爲了工作上的方便條件當作職務的享受，把分工的不同，當作高人一等啊！『和平演變』的苗頭可能將從這兒開始。」

「班長大叔就是像我這樣，把自己那輛自行車（即客觀條件）當成是往來城市的好『伙伴』而不是當作工作上給予的方便條件，結果逐漸不參加集體生產勞動，脫離了羣衆，最后自己陷於事務圈子，誤了國家的生產計劃，又破壞了人民的財產。」

班長談到這里就停了下來。但是，小明却「快馬加鞭未下鞍」地緊接着追問：「指導員，開會與工作的關係又怎樣看待呢？」

「又要開會，又要工作，這不是矛盾嗎？怎麼辦

？」指導員笑着說。

他接着說：「開會，是爲了宣傳貫徹工作的方針政策，不參與開會，就會影响工作；工作，是使自己能永遠和羣衆在一起，不參與工作，就會脫離羣衆，成了高高在上的『老爺』。因此，會也要開，工作也得參加。解決這個矛盾的唯一方法是，領導者除了必要開會的時間外，應儘可能地爭取分秒時間參與工作，使到大事領導能掌握，小事分散，工作有分工，事事有人幹。這樣不是就能把兩個對立的矛盾統一起來嗎？」

最後，指導員在總結今晚的討論時，指出：「我們對待條件的態度應是一分爲二，自覺地，能動地對待條件，才能使自己在爭取社會進步事業的實踐中，不斷前進！」

「鈴！……………」這次的「鳴金」可就有效了。大家經過一天的工作和今晚的學習，也感到有些疲倦；整理了書本，結伴踏上歸途了。

捉鬼記



連日來人聲鼎沸，鑼鼓喧天，爲好奇心驅使，由斗室外望，則見各路英雄齊集，高舉「革命」大旗，大事討伐「華族」之精神鬼。

有大將焉，威武神勇，騰蛟起鳳身手超凡，一口氣勇擒精神鬼二十一隻，從拜金到復仇、關門到騎牆、形式到虛無、地方到種族、拚命盲動到主觀悲觀、冒險到保守……………名目繁多，不勝枚舉。

「事不關己」原可「高高掛起」，「革命」事，管他娘，不如去搓搓麻將，可回頭一想，頓覺不妙，如此想法做法至少可以被控，「關門」、「孤立」、「騎牆」、「保守」、「利己」五大罪狀。縱不被「革命」暴衆亂棍打死，也必遭「革命」志士耻笑而亡。爲生存計，縱使自己並無「負起文化革命先鋒的責任」、「獻身「偉大的歷史工作」之志、之才、之勇、也不得不把自己從「封建的思想牢籠」解放出來，「表面上做給人家看看」。

誰知匆匆趕往現場，則精神鬼幾被抓光，翻磚撬瓦，探穴摸洞，上下求索，好不容易才抓到兩隻小鬼，其名爲：狗掀門帘子主義，吊死鬼擦粉主義。這兩個精神鬼，雖不敢說是「我們華人」之「通有」，其爲

「某種階層」或「某種行業」之「特殊毛病」則可斷言。茲縛綁獻上，非爲邀功索賞，實求免於罪戾耳。

「狗掀門帘子」者，意即，全仗一張咀。世間有一些人只曉張開咀巴終日嘩哩嘩啦，發些古里古怪，莫明其妙的議論，以嘩世取寵，除此之外一無所能，故老百姓以「狗掀門帘子」這一刻骨的歇后語贈之。

孔老二有「爲政不在多言」之名訓，可知古今政客已有「狗掀門帘子」之弊，不過是此風于今爲烈吧了。

「吊死鬼擦粉」者，「死要面子」之意也，吊死鬼面目猙獰，擦上一層粉，不但不足以掩其丑態，反增恐怖之感。明知丑陋偏要抹粉，明知自己肚里空無一物，却偏愛大發偉論，此所謂「死要面子」也。文學中死要面子之典型，在中國則有阿Q，在外國則有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的皇帝。阿Q明知自己不姓趙，却硬要跟趙大爺攀親，結果自尋其辱。皇帝明知所謂特製「新衣」是詐，但爲了不讓人家看出他是草包，還是「穿上」了這隻無形的「新衣」。結果呢？看過這童話的小朋友都知道了，那就是：赤身露體去遊街！

精



決心

愈河



祖國啊
 妳每一次的呼吸
 都起落在我們的心中
 妳每一座的山崗
 每一片的平原
 傳來了親人的聲音
 激動的血
 沖擊在烈焰燃燒的胸膛
 如今
 我們起誓在這殘破的土地上
 要重新
 展翅在妳酷熱的天空裏

我們要回去
 走入那廣闊的膠林
 膠林啊

膠林
 陰暗的膠林
 它編成了一首悲涼的歌曲
 孩子們的臉那麼蒼白
 大人們有許多話
 藏在心底
 蚊蟲啊
 你不是真正的吸血魔鬼
 看吧
 那滾滾流動的膠汁
 流入誰人的家裏

我們要回去
 站立在乾黃的田地上
 聽運河裏的水
 怎樣欺騙我們的農民
 河水說它流過這裏
 爲了滋潤貧乏的土壤
 好叫飽滿的花朵
 把田野打扮得更加美麗
 可是如今
 花兒在那裏
 我們只見到龜裂的土地
 一袋袋金色的谷子啊

問你
 爲什麼養不活辛勞的人民
 我們要回去
 和漁民們在一起
 我們要細聽
 漁民們愛唱的心曲
 海啊
 我們的母親
 只有妳知道
 是什麼壓在我們的頭頂
 我們的雙手不會偷懶
 我們的汗水灑遍了妳的胸襟
 妳看到了
 是誰吮吸着我們的血
 是誰剝奪着我們的勞力
 妳憤怒的唱吧

親愛的母親
 我們愛聽妳沉着有力的節拍
 我們的希望
 飛揚在妳的歌聲裏

我們要回去
 到鑛地去
 金山溝啊
 你埋葬了多少生命
 命運
 到底握在誰人的手裏
 無數的寶藏
 深埋地底
 我們以汗和血
 叫它見了祖國的白雲

然而啊
 沉睡着的大漢山
 我們告訴你
 這些財富不屬於我們
 我們仍舊像牛兒一般
 生活在苦難的日子裏

我們要回去
 投入到工人的隊伍裏

機器在面前飛速的旋轉
 手脚和眼睛
 已變成了機器
 生命啊
 有人把它當着自肥的原料
 寶貴的拚命搾取
 餘剩的
 拋棄像一團廢氣
 我們要知道啊
 什麼人奪去了幸福
 什麼人摧殘着他人的生命
 我們要知道
 什麼是未來的路
 什麼是真理

祖國啊
 苦難的祖國
 我們將尋遍
 妳每一寸的土地
 我們看到了
 一個金色輝煌的日子
 陽光掃掉膠林下的陰影
 平原上開放出美好的花兒
 幸福的微笑
 掛在勞苦人民的臉上
 歡樂的歌聲
 衝破層層的黑牢
 飛回到妳的錫鑛、農園、工廠
 盤繞在妳的稻田、海岸、膠林

祖國啊
 我們落根的故土
 我們驕傲的土地
 我們愿是妳懷中的胚胎
 妳的血液
 澎湃在我們的身軀
 妳的脈搏
 充滿了我們的生命



反「有利無義」說

有一段時期，我們的社會很流行一個這樣子的悲觀低沉調兒：把這個世界說得一無是處，糟糕透頂，簡直是只有魑魅魍魎在橫行而正義之士匿跡。國與國之間呢，在「有識之士」眼裏看來，存在的關係也只有「利」而無義；於是乎，既然大家「交征利」，見利而義忘，莫怪得整個世界會亂糟糟，四處烽火，遍地狼煙了。

這裏讓我們引一段摘自某三尺文壇的短文作個例子吧：「……………譬如勢單力薄的彈丸小國，偶提出驚人的良好主張，未必得人垂注，而且呼呀垂注之聲，定要一而再，再而三，說到喉嚨都乾；但一國勢強盛的國家，縱是提出最壞的主意，也必有一些附庸者大聲喝采，以表歡迎讚歎……………」

這樣兒的「高論」毫無疑問，是很合某一批人的胃口的。這批高貴的大人先生們一向來都是見錢眼就開，「有奶便是娘」；「正義」云云這撈什子，在他們看來，本來就不值個屁的。君不見戰前滿身血腥的蝗軍大間諜狡崎，不也搖身一變成爲「工業家」，「安家落戶」來了？從軍閥而財閥，大人先生照『歡迎』不誤，如此寬大的胸懷，能輕易的不究既往，正是「有利無義」論的！徹底表現！

然而，事實果真是如此嗎？發出類似爲大人先生們所歡迎的論調的人一定忘掉了不久之前，在聯合國里，絕大部份的小國會經聯合起來，以七十三票對三十五票的絕對優勢，通過了「勢單力薄的彈丸小國」阿爾巴尼亞底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

的議案；又以五十九票對五十五票否決了「國勢最強盛」的美國所提出的「最壞主意」：「重要問題」議案；從而使它的另一個「更壞主意」「兩個中國」議案連表決的機會也喪失了。

那些論說者肯定也忘記了另一個「國勢強盛」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也在聯合國里碰了壁；絕大多數中小國家都違拂了它的意旨，通過了「吁請印巴停火」議案。

反對一二個超級大國企圖操縱，主宰我們的世界正是當今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看不清這一點，而去竭力強調超級國家們的霸道，這樣子的「高論」只能助長狼子們的野心。強國企圖凌辱小國的事實是存在的。然而，我們除了揭露它們的強蠻無理，也必須指出它們外強中乾的一面；不然，渲染了強國的霸道，而忽略了小國抗拒的能力與決心，正好完成了強國所無法完成的工作：瓦解小國人民的意識形態方面的斗志。這樣的論說，產生的效果是很惡劣的。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確也只有「利」而無「義」麼？也不盡然。我們就聽說過一個以產茶、出口茶著名于世的國家，派遣了年青忠于事業的農業技術人員到某些以往必須大量進口茶葉的國度去，教導農民種茶、焙茶的技術。我們也聽說過大量的工人、醫務人員在赤道的炎陽下埋頭苦幹，爲的是讓黑色的大陸，露出曙光來。這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事蹟是根源于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廣闊胸襟的；也永遠不是眼中泛着銅光，嘴裏透着銅臭的「有識之士」所能理解的。

歷史上的魑魅如希特勒，東條英機之流，並不能橫行很久；現今的魑魅也逃不過同樣的命運。正義正在成長，霸道加速衰亡，看不清這一點就發出「高論」，這樣子的「高論」是誤導人的，有必要嚴加駁斥！

·小七·



心靈永向着北斗指着的明朝。
我們堅持的是一個偉大真理，
接着的永是雷吼似地「不知道」。
「狗娘養的再使出你的酷刑吧！」
我們的血肉閃着紅光芒。
狗腿的甜言刑具用到光，
進入的又是一所暗房，
狗吠般的一聲滾出來，
在黑漆般的黑暗中閃爍着。
唯一一顆鮮紅的耀動的心，
白晝黑夜晴朗雷雨不知道，
要風兒我們就得自己製造；
它年年累積着污穢的空氣，
三步五步我們就得回頭轉；
它沒有可供散步的人行道，
東南西北都是鋼骨水泥牆，
靈魂深處的又一堅強磨考。
這是夜鬼們施暴前的預徵，
更不是吉兆，
這不是祥光，
偶而閉封小孔射入一道光，
這裏沒有絲縷的一線光芒，

華日

日本人民

對越戰看法

羅鳴·

本文係譯自「越南：撤軍的邏輯」，作者是美國波士頓大學政治學教授荷沃津博士。荷氏著作豐富，曾在哈佛大學東亞洲研究所鑽研亞洲事務，並曾任阿蘭達大學非西方研究計劃的主任，對亞洲事務，尤其是越南問題的研究，頗有心得。他的客觀精闢見解，很受各界的重視。

「越南：撤軍的邏輯」是一本專門討論越戰的書，共有十章，除了這裡選擇的一章之外，還有：「美國黑人對越戰的看法」，「美國與西貢：改革或革命？」，「雙重騙局：侵略的問題」，「慕尼黑，骨牌論，圍堵」，「撤退」等。

作者撰寫本書時，還是在前總統約翰遜時代，惟現在已轉變為尼遜總統時代。總統雖已換人，但，美國對越戰的政策，基本上並無多大改變。尼遜雖已下令一部份美軍撤出南越，但他却同時增加駐泰美軍，結果，印支半島的美軍並無增減。最近，尼遜下令恢復轟炸，佈雷封鎖北越港口，並使用激光彈等新式武器作戰。

「日本人民對越戰的看法」一文，係作者數年前的作品，當時他曾訪問日本，跟各階層人士進行交換有關越戰的意見。返國後，他將訪問所得與觀感加以整理，寫成本文。事隔多年，這些資料可能會顯得舊了些，但是，它現在還是有其參考價值的。

——譯者識

一九六六年六月間，我應邀訪問日本，與學生非暴力統籌委員會的實地調查秘書菲德史頓同行。我們的東道主是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日本知識份子——新聞從業員，小說家，詩人，哲學家。我們在日本走北闖南，由北海道到廣島，再到福岡，然後越過東海，抵達沖繩島。

在九個不同的城市里，我們跟十四間大學的學生和教職員舉行冗長和熱烈的會談。我們在大大小小的集會上，茶會上，酒會上發表演說，並跟職工會領袖和家庭主婦舉行會談。我們發覺到：他們實際上都一致認為，美國的越南政策不是小錯，而是大錯特錯。

我曾看過一部放映十分鐘的可怕短片「漁夫」。片中的快樂漁夫從海中釣出光滑、肥美與跳躍的魚兒，然後把牠們堆在海灘上，同時他從餐盒中拿出糖菓大嚼一番，最後，東西吃完了。他坐立不安，心中煩悶。他發現近處有個紙袋，里邊有一塊三文治，他拾起來咬了一口，他上釣了！他瘋狂地把雙腳插入沙堆里，他在綫的尾端掙扎着，但是，他終於被拖入海中了。該片對觀眾產生的效果是：角色突然顛倒。既可怖，又健全。在這個角色里，他第一次從「魚」的立場來看他自己「漁夫」。

當你在日本花些時間跟日本人談論美國的越南政策時，類似上面的事例便告出現。我們正在發動的殘暴戰爭——不管我們偶爾對它有尖銳的感覺——具有那些出現在電視影幕或報章上之編造故事的性質。熱心的自由派人士（如韓富禮和柯柏），「現實派」的專家（如羅士多）以及政府的發言人（如賴斯克和麥納馬拉）經常就在那里，「解釋」轟炸村莊，平民死亡，以及粉碎持有異議的佛教徒之理由。我們無精打彩地聆聽，有如只轟炸別人而未受別人轟炸的人民之神情一樣。我們偶爾表示抗議，但最終也是不了了之。

菲德史頓和我抵達東京的明治大學時，小說家團高健正在敘述他在越南跟美軍相處了四個月，並且記錄越南前綫的情況。他說：「在越南，人們常說：生為男人太不幸——你被徵召入伍，被殺殉職。但是，在今天的南越，一個女人身邊有兩個孩子，肚內又有一個，還得逃避美機的轟炸。」他說，他親眼看到美軍在空中無法辨認越共——不管官方的保證如何；在目標地區，他們見人便殺。

一九六五年間，協助募捐款項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的，正是開高健本人。該廣告對美國人民發出呼吁：

「在中國大陸作戰十五年中，日本人已經獲得痛苦的教訓：光是武器是無法贏得任何人民的心與效忠的……美國在越南的戰爭行為愈來愈不能獲得日本人民的同情。」

最後一點於一年後獲得時報駐東京通訊員特朗布爾的證實。他寫道：「民意調查已顯示：大多數日本人反對美國介入越南，雖然佐藤政府支持它。」一名來自一間保守報館的日本通訊員老手對我說：「這項民意測驗顯示八十巴仙的日本人反對美國的越南政策。情緒高漲時，它接近一百巴仙。」

在日本遊歷時，我們不斷發覺到這種情形。在京都，一位小兒科醫生從聽眾席上起立發言。我們的傳譯員——一名詩人，也是曾獲得美國傅布萊獎學金的學者——解釋說：演說者是松田醫生，他所著的小兒科書籍銷售數百萬本，他被稱為日本的史波克(-)。松田醫生說：「美國所不瞭解的是，共產主義是落後國家能夠獲得承認的方法之一。美國對這種世界現象的反應是神經病的。」

松田是個誠懇、精力充沛的五十餘歲人。他繼稱：「也許美國需要……」我們的傳譯員對句尾猶疑不決，他先譯為「通便劑」，接着自己改正為「……鎮靜劑！」

出席京都集會的人數超過一千名，包括學生，教職員與市民，他們大談越南問題。市內一名九十二歲的佛教主持長老發表演說：「美國的自由概念抵觸了自決的原則。它是一種只表達美國意旨的自由主義。」一位著黑袍與白圍巾的光頭佛教主持說道：「在佛教里有一條主要的教義：戒殺。屠殺必須停止；那是一條把日本佛教徒與南北越佛教徒聯在一起的簡單口號。而這個口號必須帶至美國。」

在京都，一名年輕的天文學教授從聽眾中起立發言。他激動地說：「孩提時，我被一架美國飛機的機關槍掃射。那時候，我有一種震驚的感覺：拉動板機的是人。我多麼希望能夠對他說：“請不要拉動板機！”現在看來我們又必須向世上的機關槍手這麼說了：請不要拉動板機！」

我們乘坐夜班火車到廣島。我們跟廣島大學的學生和廣島遭炸時的生還者交談。

在日本各大學，你發現到許多在卅年代反對日本發動侵略而坐過監牢的人。在名古屋，我們會見一批教職員——包括數位哲學家，一位理論物理學家，一位社會學家，一位東京歷史學家，一位日本文學教授，以及一位剛從西貢大學回來的年輕法國人。我問：有幾個教職員支持美國的越南政策？全體教職員共達六百人，包括助教在內。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有誰支持美國政策。

無論到那里，我總是提出這個問題。在大阪，一位國際事務教授回答說：他想，在全體教職員中，也許只有一個人支持美國的政策。在大阪的一個龐大集會上，我曾當眾要求贊成美國政策的學生起立發言。我的傳譯員——一位考獲明尼蘇達大學博士學位的年輕化學教授——說：「你無法在這里期望任何一個人會採取親美的立場。」

我們碰見的日本人皆認為：美國是錯了，這是很明顯的。他們不明白為何有人會相信約翰遜總統及其閣員。他們問：當「敵人」完全是越南人（多數是南方人）而沒有中國人時，美國怎樣「對侵略作戰」呢？南越軍表現得不太熱心，因此三十萬名美軍便越過太平洋，接過這場戰爭。東京法政大學的一名文學教授說：「任何國家不得私運反革命至另一個國家，有如美國正在幹者那樣。」

在本州仙台市的東北大學，一千名學生參加長達四小時的集會。會後，我們回返寓所，累極了。但是，我們發現有五十名學生正在走廊等着我們，他們急于繼續舉行討論會。入夜時，我們一齊來到一個公園。他們男男女女盤膝坐在草地上，我們一直談到凌晨。就在那寒冷的夜裏，我左思右想：日本只不過是美

國行動的次要幫兇，為什麼這五十個日本青年於子夜過後還要呆在外邊談論越戰？當美國正在協助法國粉碎阿爾及利亞的叛變時，美國的學生是否有半夜聚集在公園內沉思此事？是否有一千人參加集會提出抗議？

當我們的旅程結束時，答案便清楚了。它就存在于日本人民對他們的近代歷史的強烈覺悟中。實際上，在每一個集會上總是不斷出現這種指控：「你們日前在亞洲的作為，就跟我們以前的作為一樣。」一般在口頭上都承認日本的各種罪行，例如從一九三一年侵略中國東北到轟炸珍珠港事件。日本學者會對那些年月進行許多研究，他們發覺，美國在越南的行動與日本在三十年代的行動有許多相同的特徵。

與納粹黨不同，日本人並不突然以極權獨裁統治代替國會民主。相反地，在表面上是國會制度之底下，軍人的力量逐漸擴展。當日本軍隊于一九三一年佔領中國東北，一九三七年進攻中國本土，以及三年後南下東南亞的時候，他們並不跟希特勒一樣完全宣佈要征服全世界，而是大談他們一手泡製以利全民的「共榮圈」。

我把這個比喻問於東京大學的丸山教授。他是日本最著名的學者之一，是個政治學家兼多產作家。五年前，他應邀到哈佛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他說：「是有許多不同點，但是，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頗為相似者：即美日兩國政府對強國企圖在弱國內建立基地之舉都製造出一套理由與辯白。兩國都有困難，都找藉口。美國把難贏越戰歸咎於中國與北越。日本不把它們的失敗歸因於中國人民的頑強抗拒，而是歸因於英美兩國給予中國援助。日本當時聲稱，它的目的是解放東南亞的人民，並為他們帶來經濟進展，有如美國目前一面大談經濟與社會改革，一面却在越南繼續其軍事行動一樣。」

美國評論者具有一種習慣，總是把日本人對我們的外交政策所作的批評視為共產黨或「左派」所為者。如果是這樣就不足慮了，但是，如果思慮全世界甚至我們的盟國的輿論是傾左時，就不同了。自從歐洲各國君主懼怕我們會傳播革命教條之時起，美國就成爲一個保守的國家。若以世界標準來看，連我們的「自由派」也是保守的。

例如：丸山剛在東京遇見麥喬治班迪，他說：「班迪現在有個新職位了——擔任福特基金會的會長。但是，他的心還是在政府那一邊的。當我對他說：由於越戰，美國在海外的聲望從未有過這麼低落時，他勃然大怒。」

我們在日本的同伴與傳譯員是年青與無黨派的知識份子——包括兩位新聞從業員，三位小說家，一位製片家，一位詩人，一位哲學家。他們在一九六五年初決定組織一個團體，致力於結束越戰。主席是現年三十四歲的小說家小田實，他時常批評中國，但不比

我們要生活

集體創作



(出堂，一個兇惡的警察把一羣小販推進來，多數是老年人，大家都很氣憤，早上被迫害的情緒現在猶存，有受傷的痕跡。)

秀清：(阻止施暴的警察) 不要推！(與警察直瞪) 你沒有看到老奶奶的腳都給你們踢傷了！

(所有小販都和秀清態度一致，使警察不由自主地退讓，他跑去另一方稍息。秀清扶着老奶奶一一賣香蕉的一一賣布阿嬸找了張椅子給她坐一一)

警察：喂！不要亂動，那是主控官的座位！

劉嬸：老奶奶腳痛，現在又沒有人坐一一

警察：不可以！

秀清：四個被告，為什麼只給一張椅子？一一

警察：我警告你，這不是巴利，妳再搗蛋，推事可以判妳藐視法庭！

秀清：反正我們罪名已經够多了，再多一個也無所謂。

警察：我警告妳一一

(主控官進來，見狀意外，瞪一眼。)

主控：什麼事？

警察：他們要搶坐您的位子。

劉嬸：老奶奶腳受傷了，要個座位一一

秀清：受審的人難道連坐的權力都沒有嗎？

主控：(畢竟比小狗聰明一些，較沉着。) 去把外頭那張長椅子搬進來。(擲了擲椅子才傲然坐下。警察老大不甘願地到外頭抬了一張長椅子進來給家人。他們剛坐下，推事就進來了。)

警察：起來！起來！推事大人到。

(都不起來，老奶奶想掙扎起來，被秀清阻止，使直立的主控官與警察大感不滿。)

站起來！秀清：你們的牛把我們的腳都打傷了！

(警察與主控官被動地望着推事，推事繃着眉頭，知道佔不了便宜，就坐下了。)

推事：黃阿蘭，李阿玲，劉德，常秀清，妳們被控於今天早晨在後港五條石巴利外非法擺設攤位，阻礙交通，並且阻礙衛生部人員執行任務，甚至毆打衛生部檢查員，妳們承認有罪嗎？

(家小販對這歪曲感到氣憤，相看，不約而同地說：)

家販：沒有罪！

推事：主控官，請進行。

主控：我想提控方証人陳作高。

(推事點頭，警察到門口喊「陳作高」，TAN CHO KAU，後者上，是個額頭包了紗布的地牛。他進了証人欄。)

主控：姓名？

地牛：陳作高，作文的作，高升的高。

主控：職業？

地牛：衛生部衛生檢查員，負責巡查小販衛生。

主控：請你把今天早晨的事說一說。

地牛：今天早晨八點二十分，我帶領三名組員到後港五條石巴利作例常檢查，發現在實龍崗路上巴利口五腳基上擺了好些非法的攤位，我們四人就進行掃蕩，他們企圖逃跑，拒絕被捕，我們進行阻止，被告他們不但不聽命令，而且進行反抗，向我們展開武力攻擊。結果三名組員都被推下龍溝，受了重傷，我們頭也被打傷，幸好這時有警察巡邏車開到，才把我們救出，並且逮捕了這幾名被告。

主控：你認得這些人嗎？

地牛：認得，妳們就是抗拒我們和毆打我們的小販。

(小販們怒視他，使他有些不敢正視。)

主控：你很肯定她們就是抗拒你們的命令，阻止你們執行任務，並毆打以至傷害你們的非法小販嗎？

地牛：肯定是她們。

主控：完全肯定？

地牛：完全肯定。

主控：(對推事) 我沒有問題了，大人。

推事：(對小販們) 妳們有什麼問題也可以向証人提出。

黃奶奶：明明是你們用皮鞋踢傷了我的腿，怎麼說我們打傷你？一一

李奶奶：你們把我的香煙攤踢翻壓傷了我的腳，怎麼說我打傷你們？一一

劉嬸：你們把我的布弄到龍溝里去，我拾都來不及，我是怎麼樣打你們的？——

事推：（已經敲了很多次「驚堂木」）停，停，停！你們這樣的問法完全不合程序，再不守規則，我可要吊銷你們的發問權力啦！

秀清：以你們這麼了不起的學問，應該知道這些奶奶阿嬸都是沒有唸過書的吧！你們這樣要求根本是不准人講話！

推事：法律有法律的尊嚴，法庭有法庭的程序，無知不能成為違法的理由，只有在統一規章下才能有公正。

秀清：是你們的公正，你們的法庭！

推事：（忍下）你像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你有什么問題要向証人提出來嗎？

秀清：（略一沉思，由奶奶阿嬸眼中吸取了無限勇氣，視線轉向地牛，直把他看得不敢正視秀清。）陳作高 你說這些老奶奶們和劉阿嬸毆打你們，甚至把你們打傷了，你倒說說看他們是怎麼把你們打傷的？

地牛：他們……他們……

秀清：爲什麼早晨的事這麼快就忘了，還是你根本在胡說？！

地牛：沒有，是真的！

秀清：那麼你說啊！

地牛：（不敢看他們，向着推事）他們有的用腳踢，有的用拳打，有的扔石塊，還有的用扁担木棍，我們的傷的醫院有記錄。……

象販：亂講，我們那裏有？我們忙着收拾，你們把我們的東西打到滿地都是……

推事：停，停，停！（驚堂木大敲）第二次警告你們！

秀清：你根本是在胡說霸道！你看看這些奶奶阿嬸，他們衰老得一推就會倒下了，她們怎麼可能踢你們、用拳打你們、用扁担木棍打你們？他們這老邁的身體竟然能把你們打下龍溝，你們到底是豆腐還是死人？

推事：請被告用詞嚴肅一些。

秀清：你說！他們怎麼可能把你們打傷？

地牛：（無言以對，只好耍賴）要不是他們打，我們怎麼會受傷？

秀清：（對這無賴之言更加冒火。）陳作高，我告訴你，你們會受傷是因為當時巴利有很多討厭狗的愛打狗的人，是他們看不過眼把你們教訓成這個樣子的，是當時有正義感的羣衆把你們踢到龍溝去！你們爲了交差，爲了報復，只好抓幾個容易欺負的老人家來作替死鬼，好向上級交差，對不對？你說對不對！（這時地牛已經給嚇得眼都不敢直看，頭都抬不高了，象小販們齊說——）

象販：對，叫他講！叫他講！

（推事『驚堂木』死命敲）

主控：大人，大人我抗議！這樣的詢問是不合程序的，被告在企圖把話塞進証人口裏，我抗議這一連串的問題！

推事：這抗議是合理的。被告，你這一連串問題問得不對。

秀清：我們就可要他解答這些問題！

推事：你這樣問法是沒有希望的。

秀清：哼！回答不回答，我們不在乎，老實說，我們也根本沒有對你們寄托什麼希望！（說完坐下。）

推事：（老羞成怒）我停止你們對這個証人的盤問權力！（沒有反應，只好問地牛）你……你說，你是不是完全肯定他們就是阻止你們執行任務和毆打你們的人？

地牛：（明知這是故問，胆氣壯大了，大聲說）是，大人，完全肯定是他們！

推事：好，沒有你的事啦。

地牛：謝謝大人。（趕快夾尾跑掉。）

推事：第一被告上來。

（劉德上証人欄）

主控：（眼光得到允准，進行盤問）你的姓名、職業。

劉嬸：劉德，賣布的。

主控：你賣布有多少年了？

劉嬸：十六年了。

主控：一直都是流動擺攤？

劉嬸：不是。我以前是在珍珠巴利做的。後來珍珠巴利被拆，我們被趕，才上街頭賣。

主控：新的珍珠市場開了，爲什麼你不去申請攤位？

劉嬸：申請不到。

主控：申請不到，大人，根據我所了解，現在珍珠市場還有剩餘攤位，而且根據我了解，政府在各區的組屋店舖，還有很多空餘的單位，被告這樣的回答純粹是逃避，甚至可以肯定是在撒謊！

推事：被告，你要說實話！

劉嬸：我們是申請不到。

主控：爲什麼還有空位？

劉嬸：你們要的租費太高，我們根本標不到！不然有生意，誰不要做？

主控：難道你不知道在街上擺攤位是犯法的嗎？

劉嬸：（苦笑中帶有極大的不滿）哼。

主控：你不承認非法擺攤是犯法的嗎？

劉嬸：（搖頭）不承認。

主控：阻礙交通難道不是犯法？

劉嬸：我沒有阻礙交通，我們每次都擺在一旁，也沒有擋住車，也沒有擋住人。

主控：但那是政府規定不准擺攤的地方！

劉嬸：我不懂爲什麼政府這樣規定。行人道又沒有車輛，那麼寬，擺了攤位還有很多地方走。

主控：政府的規定是根據專家的建議定出來的，

那里不准擺攤位，就是表示那里地方太窄小。

劉嬸：我說不會，要是太小，那麼，為什麼政府還要在那里建那種種花的洋灰盆？為什麼？

主控：那……（窘）大人，我抗議！——現在是在盤問被告，不是他在盤問我！

推事：劉德，你只可以答話，不可以問話。

劉嬸：為什麼？

推事：剛說過不可以問了，你又問！

劉嬸：為什麼不可以問？

推事：因為……因為你是被告，他是主控官！……因為這是程序！法庭的程序！懂嗎！

劉嬸：不懂。

主控：大人，無知不能成為犯罪藉口！

推事：是！而且，法庭的尊嚴不容你們這麼隨便破壞！（對主控）你還有什麼話要問麼？

主控：被告明顯承認在巴利外擺攤，情況明朗，我沒有問題了。

推事：你還有什麼話要說麼？

劉嬸：（想一想）我沒有罪。為了吃飯，我一定要擺攤位！

推事：（見沒有下文，不再耐煩。）下去。你下去。

（劉嬸下來，親人們安慰，鼓勵她。）

推事：第二被告黃阿蘭。

（秀清扶着跛脚的賣香蕉的奶奶，幫他很辛苦地進入証人欄，本無座位，劉嬸順手把那張椅子送過去給她坐，主控官推事都不滿，但被對方來勢鎮住，不敢為難。）

主控：你的姓名、職業。

黃奶奶：黃阿蘭，我們是種菜的。

主控：種菜的？（翻她的資料，以為搞錯了。）妳不是賣香蕉的麼？

黃奶奶：有時有賣，有香蕉熟，我就出來。

主控：既然種菜，為甚麼還要賣香蕉？

黃奶奶：單靠種菜，賺不夠吃，有時淹水就更慘。

主控：你住在哪裏？

黃奶奶：波東巴西。

主控：波東巴西？據我所知，波東巴西一帶有兩三個巴利，為什麼妳不取其方便，偏偏要跑到兩三里外的后港巴利去阻擋交通？

黃奶奶：我都有去，這兩天別處沒有什麼生意，才來后港，我不常去，路遠，還要上山坡——

推事：這些他沒問，妳不用講。

主控：黃阿蘭，今天早晨你在后港五條石巴利外賣香蕉，違抗衛生巡察員的命令，抗拒逮捕，並且把他們打傷，有嗎？

黃奶奶：沒有，沒有！是他們把我們打傷！——

主控：沒有？警察當場抓到妳，而且有香蕉一担做証！

黃奶奶：我有售賣香蕉，我沒有打人，沒有一——

主控：好！那妳起碼是承認在巴利外賣香蕉啦。

你知道做小販要領執照嗎？

黃奶奶：有聽說過。

主控：為什麼妳不領執照？

黃奶奶：家裏生活都不夠用，那裏還會有錢買執照？

主控：妳知道這樣做是逃避應該繳交的營業稅捐嗎？政府每年在衛生方面花了那麼多錢，你們連起碼的執照費也要逃掉，是不是很罪過？

黃奶奶：我不懂政府花了甚麼錢，這麼多年來，我們波東巴西還是一直下大雨就淹水，政府說要修，說了很久了，還是淹水，我賣香蕉也沒有花到政府的錢嘛！

主控：政府的建設是多方面的，妳走的路就花很多錢，難道妳沒有用馬路麼？

黃奶奶：有。不過自從我們外頭的馬路加寬了，我們過路就更難了，要等更久，常常還有孩子們給車撞倒，最近建了天橋，走起來更難了……。

主控：可以了，可以了，我沒有問妳這些！回答我這個問題，妳不認為妳把攤位擺在巴利外面有阻礙該地交通麼？

黃奶奶：沒有嘛！劉阿嬸不是也說過沒有啦？倒是我想問問你們為甚麼要那麼狠心，打翻了我們的東西還要打人？

推事：妳只要回答我的問題就好，不要問！

主控：那個地方規定是不可以擺攤位的！我給妳舉個例子，例如妳在門前搭了一個停放汽車的車棚，別人可以隨便在那裏乘涼麼？

黃奶奶：我們家很小，沒有汽車，也沒有車棚。不過誰要來乘涼都可以。

主控：（窘得要死。想找話反駁又無能。）大人，沒有問題哩！

推事：妳還有什麼話說麼？

黃奶奶：你要是公正，就叫那些人下次不要那麼兇，不然下回我也要打他們幾扁担！（沒等回答就下去了，秀清扶她回去。）

推事：第三被告李阿玲。

（賣香煙的李奶奶在劉嬸扶助下進了被告欄。）

主控：你的姓名、職業。

李奶奶：李阿玲，賣香煙的。

主控：李阿玲，根據記錄，妳這是應該六個月來第三次因為阻碍交通，非法擺攤販賣而被捕。第三次了！妳有什麼話說？

李奶奶：（沉痛的積怨使她不願對這些人開口，冷漠地不睬）

推事：回答主控官的問題！

李奶奶：（搖頭）沒有。

主控：第一次警告妳，第二次罰了款，現在妳變本加厲，還敢抗拒拘捕，打傷衛生巡察員。六個月內妳連犯三次，而且越來越猖狂，妳作何解釋？——妳作何解釋？！

推事：回答主控官的話！

（其他親人正要起身抗議，李奶奶悲憤地抬起了頭。）

李奶奶：我們要生活！

主控：生活？當然，誰不要生活？可是為什麼偏偏要選擇犯法的辦法生活？

李奶奶：（恨恨地瞪着他答。）

主控：大人，被告很不合作。

推事：李阿玲，我警告妳，妳要是再不合作，我要加妳一項藐視法庭的罪名！

（李奶奶更深恨地瞪着推事。惡人不敢正視。）

主控：妳真的不怕更重的罰款嗎？

推事：（看還不回答）回答他的問題！——最后一次警告！妳真的要加藐視法庭的罪名麼？！

李奶奶：（無限的怨恨）罪名！罪名！！你們加吧！加到你們够！！（李奶奶忍不住了！）

秀清：奶奶！（見她站起，跑過去扶住她。）

李奶奶：你們除了加罪名，還能給我們什麼？我們住在鄉下，你們說要做工業，趕我們搬，我們就要搬，不搬就有罪，要罰錢。逼我們去住組屋，收入少了，房租多了，不能按時繳錢，又是要罰錢。在樓梯口擺個攤子，你們不穿制服的時候，順手拿包煙不給錢就不犯法，穿上制服來抓到我們就是犯法，還要罰錢。我賣香烟要給罰錢，我孫女做工沒有准証也要給罰錢！我們到底怎麼樣過日子才合你們的心意啊？！（氣憤到咳起來，秀清把她接回去。）

（一方是親人們的關懷，另一方是打鬼主意。當然主控不敢再問了。）

推事：第四被告，常秀清。

秀清：（稍一沉思，冲上被告欄。）不用你問！對於你們的一切指控，我要說了沒有罪！沒有罪！有罪的是趕我們的人，是打我們的狗！逼我們的狼！這些都是辛勤勞碌了一輩子的老人家，你們及不上他們的萬分之一！……

推事：（敲錘）停，停，停！妳藐視法庭，罪加一等！妳們全都有罪！罰款！罰款！妳（秀清）六十元！妳（李奶奶）四十元！妳們（黃奶奶和劉嬸）各三十元！

秀清：沒有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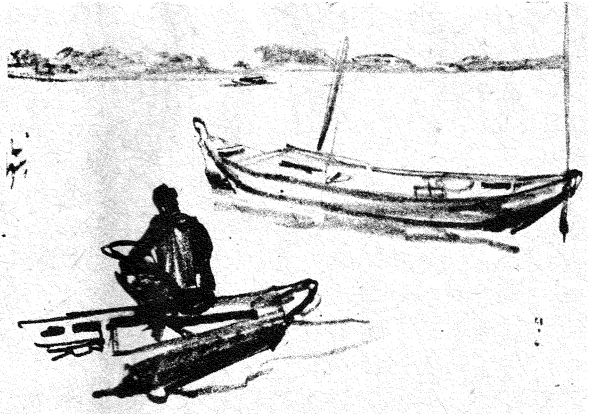
家販：沒有錢！（站起來）

推事：沒有錢就坐監，我警告妳們以後不要再犯！

秀清：保證再犯！因為我們要生活！

家販：我們要生活！我們要生活！（齊站，舉起手來表示決心。）

（這聲勢嚇得推事、主控與警察不知所措，幕速落。）



本刊稿約

綜合性刊物，且地
公開，歡迎讀者投
稿。我們歡迎下列
稿件：
（1）文藝評
論，作家評介，報
告文學，名著翻譯
，時事評論等。
（2）小說，
詩歌，散文，雜文
，戲劇，寓言等。
（3）地理，
歷史，經濟，哲學
，社會科學等。
（4）繪畫，
漫畫，木刻，攝影
，美術作品。
（二）來稿請
用稿紙書寫清楚。
（三）來稿如
欲退回，請附上貼
足郵票的信封。
（四）本編委
會對來稿有刪改權
，不欲被刪改者請
于稿端註明。
（五）來稿請
註明作者姓名及通
訊處，筆名聽便。
（六）請于一
九七二年十二月十
日之前賜稿。
（七）來稿請
逕寄：
BOX 67,
C/O FACU
LTY OF M
EDICINE,
UNIVERSI
TY OF MA
LAYA, K. L.

朱自清后期的散文

堅

中國的五四運動，產生了像魯迅先生那樣令我們無限敬仰的勇猛的文化戰士，也產生了像朱自清先生那樣使我們深深懷念的謙恭溫厚的長者，他們的一生，為中國新文學貢獻了偉大的勞績，他們光輝的戰鬥的生命，更推動了中國民族民主運動的發展，他們的精神與人格，永遠激勵着千千萬萬的青年，使他們在追求光明的道路上，不怕艱苦，勇敢前進。

朱自清是五四以後著名的新詩人，也是一位散文作家，他的好些散文作品，像「背影」、「荷塘月色」等，便都會經傳誦一時，膾炙人口。除此之外，他還是一名著名的學者，民主戰士。朱自清在「聞一多先生怎樣走着中國文學的道路」一文里，對聞一多的生平，作過這樣的總結：“聞一多先生為民主運動貢獻了他的生命，他是一個鬥士。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這句話，移用來概括朱自清他自己一生所走過的生活道路，也同樣是最恰當莫過的。朱自清和聞一多，兩人相似之處，實在是太多了，他們的一生，都同樣貫串着詩人、學者、鬥士這三個不同的階段。兩人最大相異之點，是聞一多遭致政治暗殺，為中國的民主運動洒下熱血，朱自清則沒有這種令人悲憤，同時也是壯烈的結局。他在幾經貧困的生活後，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病逝北京醫院，享年才五十一歲。

詩人、學者、戰士，這是貫串朱自清一生的三個不同階段。因此，單只截取他生命中的一個時期，特別是作為詩人或學者的時期，企圖孤立地、片面地來評論朱自清的生平，便無由對朱自清作出客觀的、歷史的評價，同樣的，在評價朱自清對中國新文學的貢獻時，只片面地推崇他較早期的各篇，像「背影」、「荷塘月色」等，而不把他後期具有戰鬥性的散文作品，放置在一個比較重要的地位上來肯定它們的價值，也將無法正確評估朱自清的文學貢獻。

朱自清的「背影」、「給亡婦」、「荷塘月色」等散文名篇，是他較早期的作品，這些作品，曾被一些中學課本選錄，當作課文，在課堂里講授，這無形中幫助了這些作品在知識份子群中流傳廣佈開去，因此，一般人談起朱自清，便往往會聯想到這些篇帙，甚至在一些人心目中，還形成了一個並不正確的概念，誤以為這幾篇散文，就是朱自清生平的代表作，而那種抒寫父子妻兒之情，細膩感人的筆觸，以及描繪景物，清新脫俗的風格，便是朱自清散文的基本特色了。對朱自清後期充滿戰鬥性的散文風格，當然無知，或有意抹殺，都是嚴重的偏差。

不錯，「背影」、「給亡婦」、「荷塘月色」等，都是朱自清的代表作的一部份，但這些只是他處在介乎詩人與學者時期的代表作。到了後期，朱自清先生的思想立場，是有了鉅大的躍進，他又寫下像「談吃飯」、「論氣節」、「論標語與口號」等，具有強烈戰鬥性的作品，這些後期的散文作品，與他早期的「背影」等篇，風格是截然不同了，它們是朱自清後期，也就是作為一個愛國的民主戰士時期的代表作品。想要做到全面客觀評價朱自清的文學貢獻，對他後期的散文作品，就必須要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

朱自清出身於舊式的士大夫家庭，從小受的是古典教育。他青少年時代，正當中國掀起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的前後，作為一個有熱血的青年，朱自清感受到時代的巨流的洶湧沖激，毅然地投入了五四運動波瀾壯闊的隊伍，參與了摧毀封建文學、建立新文學的偉大事業，他寫出不少新詩與散文，以他樸實、清新的風格，直截地有力地打擊了思想迂腐、以雕琢堆砌為能事的封建文學，發揮了他積極的作用，為奠定中國新文學的基石立下殊功。他曾經這樣追述他自己參與新文學運動的經過——

「十年前，正是五四運動的時期，大伙兒蓬蓬勃勃的朝氣，緊逼着我這個年輕的學生，於是乎跟着大家的脚印，也說說什麼自然，什麼人生。」（見「論無話可說」）

這里表明了，他之所以參與五四運動，主要還是受時代潮流的沖激，有以致之。

五四運動的影響是深遠的，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運動的導源。由於運動的餘波繼續向前伸展，五四作家的陣營中，便必然地要出現分化，像胡適之一夥民族敗類，很快就墮落了，依附了反動勢力，另一些人，則繼續前進，一直是走在運動的前頭，成為光輝的文化戰士，魯迅先生便是一個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再有一些人，並沒有墮落、投靠反動的勢力，但他們顯然是漸漸與時代潮流脫節，趕不上時代的急速發展，他們只是在慢慢地挪開脚步，「步步為營」地向前走去，一直到了抗戰以後，隨着局勢的發展，民族民主運動空前高漲，他們才又顯示了思想意識的突進，朱自清可說是屬於這一類的學者。

朱自清廿七歲大學畢業後，便在大學里担任教職，這種教學生活，和學術的鑽研工作，使他沒有再投身到各種熱火朝天的運動中去，以致與時代的激流相為隔絕，妨碍了他繼續跟隨時代的脉搏前進。關於這一點，朱自清在他中年時期所寫的「論無話可說」

文里，曾經隱蔽地言及：

『在別處說過，我的「憶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遠不會有過驚心動魄的生活，即使在別人想來最風華的少年時代。我的顏色永遠是灰的。我的職業是三個教書；我的朋友永遠是那幾個，我的女人永遠是那一個……。」又：『……我是個懶人，平心而論，又不曾遭遇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力索，又未親自體驗，範疇終于只是範疇，此外也只是廉價的，新瓶里裝舊酒的感傷。當時芝麻黃豆大的事，都不惜鄭重地寫出來，現在看來，苦笑而已。』

是的，相對的來說，大學里的教學生活，是「風平浪靜」的，幾乎與外界的現實生活相隔闕了。在這樣的環境里生活，朱自清也找出了他之所以中年以後會苦于「無話可說」，寫不出作品來的根源，他慨歎道：

「十年前，我寫過詩；後來不寫了，寫散文；入中年以後，散文也不大寫得出來了——現在是，比散文還要“散”的無話可說！」（同上引）

在「論無話可說」這篇文章中，朱自清似乎也隱約地透露出了他自己不能全然追趕上時代的進展，以致「無話可說」，寫不出作品來的苦悶心境，也對平淡的教學生活，稍稍地表示了厭倦的情緒。

思想苦悶，不是一件壞事，這往往是促使知識份子探索路向，朝前邁進的一種巨大動力。像魯迅先生這樣的一個勇猛的新文化戰士，也有過一陣思想苦悶的時期。辛亥革命，並不徹底，未能完成歷史任務，魯迅先生有見及此，難免要感到深深的失望，針對着中國當時群眾的落後性，他曾經提出改造「國民性」的主張，以為通過這樣的一種辦法，可以對積弱不振的中國產生發聳振聵的作用，他的這個主張是由「進化論」引申發展而成的，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所以並未能在當時中國的思想界獲得廣泛的支持和反響，這就更加重了他的苦悶情緒，他有過一個不短時期，埋首研究佛經、及收集碑帖，這便是找不到思想出路，徬徨、孤寂的表現。後來的事實證明了，魯迅先生並沒有永遠陷落在那種苦悶孤寂的泥淖里，當五四運動揭曉了，魯迅先生一旦與時代的洪流會合，找到思想出路，苦悶的情緒立即轉化為一股動力，使他奮勇前進，成為新文化的旗手，一個最堅決的文化戰士，向着各類各式的敵人，進行不妥協的攻戰。

朱自清中年以後，心境很可能有過苦悶，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由于他本身有着局限性，這使到他不能自覺地去探索生活與思想出路。一九三六年，中國抗日戰火爆發，局勢急促發展，中國民族民主運動出現空前高漲的新形勢，這時，像朱自清先生這樣的一個學者，他原先那種相對的風平浪靜的生活，被無情的戰火摧毀了，他走出了象牙之塔，在時代浪潮洶湧的激盪下，他終於被挾持着一步一步朝前走，當時黑

暗的現實，更是最好的教育，進一步推動他成為一個積極的民主戰士。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勝利並沒有帶來和平的生活，中國馬上又捲入一場內戰的烽火中，億萬人民陷身水深火熱的困境里，過着更加暗無天日的歲月。這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學生展開一項反內戰、反飢餓的正義行動，朱自清也參與了這個運動，可是，當局對學生的正義呼聲，不但置若罔聞，反而遣派特務肆意殺害徒手的學生，造成慘案；一九四七年，李公樸、聞一多也相繼受害，當舉行追悼大會時，朱自清不顧本身的危險，出席了大會，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並憤怒地發表了演說。內戰期間，由于局勢動盪不安，朱自清一家的生活極為困苦，但他始終堅持他愛國的立場，拒絕領取美國的所謂「救濟」，保持他堅貞的民族氣節。他病危時，也一再叮囑家人不要接受「救濟糧」。朱自清後期的這些表現，都具有積極的戰鬥意義，是他之所以被譽為民主戰士的主要原因。他的這些所作所為，全都足以作為我們的欽範！有人這樣讚譽朱自清先生：「成為一般知識份子所最容易追隨的前驅。

散文，風格也顯示了鉅大的轉向，他的好些篇章，都具有鮮明的戰鬥意義，他已經走出象牙之塔，不再寫「芝麻黃豆」大的事情，他的筆尖觸及廣泛的社會問題，他也揚棄知識份子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思想作風，接近民眾，他對待事物，看待問題，都從群眾的利益出發，並以全民的利益作為依歸。

在「論氣節」一文里，朱自清便有力地批判了知識份子脫離群眾，空談「氣節」的消極態度，並對當時不怕犧牲敢于展開正義行動的青年學生，給予讚揚：

『青年代的知識份子都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麼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着「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併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內戰期間，正是中國人民最黑暗的歲月，生活困苦，沒有飯吃，成了當時最尖銳的社會問題之一，朱自清也就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上，義正詞嚴地為民請命，高喊出要吃飯的合理要求：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想不到吃飯更難，沒有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飽甚至沒有飯吃，什麼禮義什麼文化都說不上。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飯權也會起來行動了，……于是學生寫出「饑餓事大，讀書事小」的標語，工人喊出「我們要吃飯」的口號。這是我們歷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開的承認了吃飯第一。這其實比悶在心裡糊塗的騷動好得多。這是集體的要求。集體是有組織的，有組織就不容易大亂了。可是有組織也不容易散；人情加上人權，這集體的行動是壓不下也打不

散的，直到大家有飯吃的那一天。」

像這樣大義凜然，充滿戰鬥性的文風，拿來與朱自清早期的散文相比較，歧異立見，他不再細膩地刻劃父子妻孥間的狹隘感情，也不再抒發個人士大夫式的思想情懷，這是戰士的吶喊，是勇士的怒吼，他集中地典型地表達了億萬人民的心聲，他更向那批專門壓榨百姓，靠搜括民脂民膏以自肥的一小撮人羣，發出使他們聞之喪胆的挑戰：

「沒有飯吃會餓死，嚴刑峻罰大不了也只是個死。這是一羣人，羣是力量；誰怕誰！」（同上引）

朱自清晚年對能夠符合和代表人民利益的事物，都全力支持。他對雜文，這時代的投槍和匕首，便極力推崇，他說：『時代的路向漸漸分明，集體的要求漸漸強大，現實的力量漸漸迫緊。於是雜文便成了春天的第一隻燕子。』同時，他對具有強烈戰鬥作用，能夠表達人民情緒與基本要求的口號與標語，也給予全盤肯定，他說：

『人們要求生存，要求吃飯，怎樣能單怪他們起鬧或叫囂呢？「符咒」也吧，「魔術」也吧，只要有效，只要能以達到人們的要求，達成人們的目的，也未嘗不好。況且標語口號是有意義可解的，跟符咒和魔術的全憑迷信的究竟不同。古語說「口誅筆伐」，口和筆本來可以用來做戰鬥的武器，標語口號正是戰鬥的武器啊！』（引見「論標語與口號」）

從朱自清對雜文、口號標語這些具有戰鬥性的文體所持有的推崇肯定的態度，也可以幫助我們由另一個角度，來認識朱自清晚年對文學觀點的根本轉變的情形。朱自清晚年的散文作品，具有強烈的時代和社會意義，充滿戰鬥性，我們是應該給予它們較高的評價的。如果說，朱自清晚年作為一個民主戰士的光芒，不應被他早年作為詩人兼學者的雙重身份所掩蓋。那麼，同樣的，朱自清晚年那些具有戰鬥性的散文作品，它們的價值和意義，也不應該繼續讓像「背影」、「荷塘月色」等所凌駕。這樣，我們才對得起朱自清先生，才無愧于朱自清先生！

七二年九月稿



我是鐵廠雜工 · 石崗 ·

我是鐵廠雜工，
工錢少；工作重；
誰知我苦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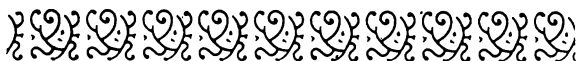
十輪囉哩，
「工字鐵」，「鐵板」，「角鐵」，「金子」滿充，
何止百担重！
三個雜工！
把它下個空。
下個空，
手指被壓到，
腳腿被打中；
殘廢，流血，黑腫 ……………
經常發生中。

四輛囉哩，
停在路中，
等待做好鐵料來裝充。
一條「金子」（屋樑），
就整噸重。
沒有吊車，
七八個人抬着動；
抬着動，
出盡吃奶力量死頂住。
抬上車後，
臉色青白氣不通，
日久勞累成疾把血吐。

廠房里，
鑽機飛轉動；
鐵板，「角鐵」，「天面桁」，鐵柱 ……………
堆積如山等鑽洞。
鑽洞，鑽洞 ……………
衫褲早濕通。
抬、舉、搨、托 ……………
渾身酸痛。
但是老板猶不足，
陣陣催聲喊趕工。

勞作繁重，
生活苦痛，
却把骨頭磨硬烘，
思想煉紅通
入骨剝削難捱受，
胸中怒火總有一天吐。

怎樣教唱歌



乃禾·

歌詠活動是文娛活動的一種形式。教唱歌曲是開展歌詠活動的一項重要工作，教歌員通過教唱思想內容好的歌唱，鼓舞士氣，振奮人心，提高群眾的覺悟，進一步有利於組織群眾，參與社會實踐。所以教歌員是好思想的宣傳員，也是進步事業的組織員。教歌員既然要面對廣大群眾，就需要注意本身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方法。這裏，我們想對教歌員所面對的問題提些意見供大家參考。

一般上，目前一些團體裏的教歌員都沒有受過專業訓練，而只是一群自學的音樂工作者；有的甚至沒有受過中等學校教育，可是他們却能克服種種困難，一面提高自已的文化與音樂水平，一面為適應工作要求而担起這個重任。這些良好表現證明我們的教歌員已經能夠認識到自己的工作崗位是有意義的，是為民衆的，而不是抒發個人感情的。

要做好教歌工作，教歌員必須提高思想認識，關心時局發展，掌握正確的政治路線，把歌曲和當前的工作任務緊密結合，使好歌曲在實際工作中起着最大的作用。在執行工作中，教歌員必須隨時照顧自己的工作態度和作風。當然，教歌員也應該注意音樂知識的學習，提高音樂理論及技術水平，使自己更好地掌握這個工具，發揮更高的效能。由於客觀環境存在着多方的壓制，教歌員自學的資料很缺乏，我們希望有音樂學識的工作者能關心及推展這項工作。

接下來，我們談談教歌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首先是選材問題。在選擇歌曲時，除了要注意到內容能反映工農的生活和感情，能傳正確的和真理，能激發人們改革不合理事物的豪情壯志之外，曲調要求好聽易唱，節奏鮮明，教歌員在教歌之前，應該對選定的歌曲進行分析研究，熟悉歌曲內容，了解時代背景，明確主題思想，對於曲譜速度要唱得準，感情要唱得生動。許多歌曲都會有比較難唱的地方，教歌員須找出歌中的難點，在教歌時誘導大家集中精神，克服困難，以免因個別難唱的地方，影響學唱的情緒，或者唱會以後，錯誤成為習慣，難以糾正。總之，教歌員對要教的歌曲越熟悉，教唱起來就越順利；越有感情。

教歌員在開始教唱時，應該把要教的歌曲示範一兩遍。示範時，最重要的是，態度要嚴肅認真，情緒要飽滿，只有這樣才能把歌曲的內容和思想感情表達出來，使學唱者對歌曲獲得初步的了解和完整的印象

，從而加強學好這首歌曲的信心。有些教歌員怕自己聲音不好，不敢示範，這種顧慮是不必要的。其實，教歌員是為社會進步而教歌，應該從思想上明確自己是光榮的社會工作者，充滿信心，大胆地演唱事先準備好的歌曲，鼓起大家學習的情緒。

教唱歌曲，一定要善於鼓動學唱者的情緒，使教唱的過程，自始至終一直保持在熱烈的氣氛中。到底怎樣才能鼓起大家的學唱情緒呢？首先，教唱員需要有飽滿的激情，教唱時要大胆、熱情、活潑、生動，絕不能臨場胆怯緊張，更不要低着頭從頭到尾一句一句地教。這會使學唱者感到拘束，不能開懷地唱。教唱過程需要做到多鼓勵，唱得對，唱得好的地方要表揚。當然，唱錯的地方也應該指正，不過，批評得講究方式，比如說：「大家唱得很有感情，不過有些音還沒有唱準。」這樣，在肯定成績的基礎上指出缺點，大家就會有信心來改正錯誤，而且也不會影響情緒。如果經過反復糾正，還沒有改好，教歌員也不能急躁，要有耐心。而且還要鼓勵大家再加把勁，把缺點改過來。

教唱的形式，時間的安排如果處理不妥，也會影響學唱情緒的。教唱一首歌曲，不能從頭到尾，一句一句，一遍一遍地要求學唱者跟着唱，這會使學唱者感到枯燥無味，而且不容易學會。教歌員應靈活處理，指出難處，多學難點，對於好唱易學的簡短樂句，要強調記憶。在教唱中還要注意休息，每教三五遍後可稍停，挿穿講解內容。講解內容要簡練，生動活潑，防止散漫、冗長、呆板，有時也可採用分組形式練唱，使大家有勞有逸，不至學完一首歌就感到聲嘶力竭。

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教歌要因人制宜。不同的水平，要用不同的教法，不可千篇一律，只用一種教唱法生搬硬套。如此：教開始學唱的群眾，不必教曲譜，可以直接教唱歌詞。教稍有音樂水平的群眾，就可以先教曲譜，再教歌詞。如果學唱者的水平更高，可以由他們自己視譜學唱，然後唱詞，教歌員可把精神集中在歌曲處理，感情表達以及發聲吐字方面。

教唱法是多種多樣的，希望教歌員能在實際工作中總結出自己的經驗，將一些更好的、更實際的方法介紹給大家，讓大家能在集體智慧的充份發揮下，更好地完成任務。

拉



在我們所能看到的香港小說，金依的作品最耐讀，尤其「還我青春」和「迎風曲」，回味無窮。

「還我青春」反映香港一個年輕製衣業女工從懵懂受壓榨而逐漸奮起的過程；「迎風曲」則描述三個初入工廠的女學生，怎樣擺脫動搖曖昧，決心去走知識份子最寬廣的道路。很有趣的，這兩本書從一個側面觸及「拉」，合起來看正好揭穿「拉」的本質。

一一在這裏的「拉」，不是手拉手的「拉」，恰恰相反，它的精神實質和把魚鉤「拉」上岸的「拉」一脈相承，換個文雅的說法，就是使某一些人垂涎欲滴的「提拔」

「拉」的一面，清楚地表現在「還我青春」中的翟明身上。他原是個熱心腸的好青年，美國搞禁運時，寧可自己捱麵包也要把錢拿去支援工會失業互助組，因此受到工友們的尊敬。老板「猩猩」看中了這一點，升他當管工，並把自己暗中圖謀多時的提高車工勞動強度的計劃，交給他去設計執行。爲了做出成績給上峯看，翟明夜以繼日，熬紅了眼睛，生產紀錄果然突破了，他在老板心目中的斤兩也加重了，但工友們也勞累得病的病，昏的昏，死的死，苦難更加深重。在執行計劃的過程中，他固然顯得和其他高層職員不全，還把半隻眼睛放在工友身上，例如每星期休息的制度比較能夠維持，但他這一手，無非意圖使工友覺得他心腸好，感激他，因而心肯意肯賣命硬幹，全時也方便工友添補精力，保證加強勞動強度的順利實施，他的出發點，完全爲了老板的荷包和自己的提升，難怪連深愛着他的太太麗姐也要含淚痛罵他「謀害工友」。

和翟明比較，「迎風曲」中的符蘭憶，情況顯得更加錯綜複雜，她一入廠，總經理川端就委派她當訓

練班班長。只要她從此低眉順眼，川端說白爲黑她也說白爲黑，川端指鹿爲馬，她也指鹿爲馬，那麼她馬上就會升任生產線上的骨幹，並且在資方的贊助下，完成夢寐以求的中學教育，甚至跨洋過海到日本和美國去深造。原來蘭憶的姐姐杏心是這家工廠深孚人望的工會負責人之一。要是蘭憶甘之如飴地接受『提拔』，川端就能夠順利地離開她們姐妹倆的感情，進一步吸住一大羣年輕識淺的青工往他圈定的棧道跑，從而打擊並孤立杏心等工會職委，最終達到清除全體心明眼亮，苦大仇深的老工人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

魯迅先生在『一點比喻』裏，曾描繪一種『頗名貴』的山羊，牠頸子上掛着一個鈴鐸，走在最前頭，身後跟着一長串胡羊，挨挨擠擠，浩浩蕩蕩，凝着柔順有餘的眼色，忽忽地競奔牠們的前程：走進屠宰場。川端就是立志要把符蘭憶培養成這樣一隻『名貴』的山羊，而讓自己穩妥地當宰屠宰場主。這個陰謀詭計當然不能得逞。『迎風曲』以抽蠶剥繭的手法，層層深入，刻劃符蘭憶怎樣在心清骨硬的工人叔伯們的關懷教育下，逐步認清自己心靈深處那個小王國的醜惡面目，終於在關鍵時刻堅決地站立起來，邁步走向煦日普照的陽關大道。

很明顯的，『拉』的真象，無非是有錢有勢者，從自己（汪洋浩瀚）的利潤中，勺出一兩滴油水，賞給稀少幾個手下，一方面刺激他們嘔心瀝血，競出坑人奇謀，增加和擴大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哄大家把他們尊爲成功的典型，學習的榜樣，服服帖帖而又擠擠踴踴，爭着往上爬，而忘了本來就有的羣體力量。

但也不是沒有人狗苟蠅營，夢寐以求被「拉」的，號稱「一言而爲天下法」的韓愈便是一絕。他不斷寫信給宰相，給尚書，給給事……，乞求他們憐才憫窮，加以提拔。信中，他一面低聲下氣，再三醜化自己既愚且賤，一面脅肩諂笑，極盡「贊王公之能，稱大君之美」的能事，甚至妙想天開，把對方的不理不睬，理解爲怪他不常登門拍馬屁，還要白紙黑字送給對方看，這真不得不叫人起疑，許以高官厚爵，即使叫他伏地鑽胯，舐痔吮癰，他也會眉飛色舞。恭行如儀。可笑的是，評點「古文觀止」的冬烘，居然讚揚這些薰人欲嘔的函札「氣術神旺，骨勁格高，足稱絕唱」，可見是一鼻孔出氣。

然而，「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我們這個社會，多的是這種卑躬屈節，鮮廉寡耻，日乞夜求被「拉」的醜行惡態，尤其知識份子，更爲突出，司空見慣。君若不信，請環顧四周——

難道現代的韓愈還會少嗎？（九月十五日）

明銳

碎金集前記

洪浪

收在這集子里的文字是自「無花集」出版至今塗塗寫寫的成果，其中一大部份是在星洲日報星雲版的「大馬漫步」欄中發表過的短評，另一部份則是在其他副刊或雜誌、特刊發表的長短不一的文字，現在編選成冊，分為二輯。

這年頭寫文章，倘不是風花雪月，粉飾太平，談談組織什麼俱樂部，舉行什麼十大作者競選，提倡女人脫褲子，或罵罵健康文化藝術，反反公意輿論，吹吹自己的文章如何價值連城，如紫陽禿橡幫所為，確實不易了。在六七百字的四方格裏，按照一些無形的「規格」做文章，尤其吃力不討好。這難處，我想，有點像高空走鐵索那樣。四平八穩，中規中矩走過去，自然是穩當安全的，然而觀家看了乏味；若想要點花樣，滿足觀家的要求，却又隨時有失足墮地的危險。因此一年多來，每週走這末一回鐵索時，我總是戰戰兢兢手躑躅，在這情況下做文章其苦可想而知，這樣子做出來的文章，其不倫不類也可知。

第二輯裏的文字，除幾則雜感和一篇辯駁文章外，其餘都是文娛評介或觀後感，自問對於藝術並非內行，偶而執筆是因「義不容辭」，實在無甚高論，但於此多少可以窺見近時來我國文娛界的大勢所趨，所以保存下來，或可供讀者參考之用。

近年來因為工作忙，讀書思考的時間都少得可憐，輸入少，輸出多，寫出來的仍然不過是破銅爛鐵之類的零碎東西，故名之曰：碎金集。

拙作「無花集」出版後，禿橡（即郭聖、山林震、殘守……）很不以為然地訓斥道：「一個雜文作者，總不能打老虎不過，或者根本不想也不敢得罪老虎，就打幾只老的（按：這應該是「老鼠」的誤植。）充充數聊以自慰吧。」

是的，說起來真慚愧，「無花集」確只算是「打老鼠」而非「打老虎」之作，據查歷史上祇有打虎英雄，並無打鼠英雄，可知打鼠乃英雄所不屑為者也，難怪禿橡們嗤之以鼻。

但據我所知，歷史上——或更正確地說：文學史上——以赤手空拳打死老虎而後代稱頌不絕者，也僅得武松一人而已，而且他武松還是在喝得爛醉之後，胡里胡塗地動起手來的。我相信倘當時他頭腦清醒，即使禿橡們特製了一方十二呎長的「打虎英雄」金字匾額，扛到景陽崗下專候，他武松先生也未必願冒偌大的險，逞這個「英雄」，因為他雖生性粗魯，但常識是有的，他一定懂得驅虎豹，打熊羆須靠集體力量和智慧這淺顯的道理——他後來終於投入了梁山泊

好漢的行列，不就是明証嗎？

禿橡要我當打虎英雄，這「美意」是很可感激的吧。無奈正如禿橡自己說的，以我這「一張清瘦蒼白的臉，一段枯槁的頸，一雙深陷的眼，一彎駱駝的身軀（軀？）……一個丟進海裏鯊魚也不要望一眼的排骨」（註），打野貓子還勉強可以，打老虎則太不自量力了。

稟告禿橡先生：我實在是「打不過」，並非「根本不想」打，此事閣下應該比我更加清楚才對！

老虎打不成，只好退而求其次（若按照禿橡的說法，則是：「走私」！）仍舊打打老鼠，「聊以自慰」，這雖然要為禿橡們恥笑，但想想在這多有為虎作伥的「英雄好漢」的時代，能打幾只老鼠，甚至拍拍像禿橡們似的蒼蠅「充充數」也未嘗不是一樁小小的「功德」。

老鼠蒼蠅雖微不足道，但繁殖力却強得驚人，無論那一個齷齪的角落，都有其族類在。老鼠蒼蠅不吃人也是事實，但牠們所傳播的各種病菌却是殺人不見血的可怖魔鬼，在舊中國常使萬戶蕭疏鬼唱歌的鼠疫和霍亂症就正是靠這兩種傢伙傳播的。

禿橡笑我打老鼠示意我去打老虎，老實說了罷，我相信其意並非希望我當英雄或烈士，而是存心誘殺，另一方面自然也為老鼠蒼蠅輩設想逃路。這種陰險但拙劣的誘殺手段就叫「使軟刀子」，幾十年前上海灘的妖魔就早經試驗過而且徹底失敗了。禿橡雖有作伥之志，顯然並無作伥之才，沒有吸取老祖宗的經驗，推陳出新，發明一些比較新奇的殺人花樣，只曉死抱着這把生了鏽的軟刀子不放，如獲至寶，我看這樣下去，是連骨頭也撈不到一塊的，因為現在是偉大的「科學工藝」和「精神革命」時代，抹鼻涕和擦屁股的方式都得改革翻新才行，何況是殺人呢！

「無花集」的出版，反應一如所料，以我為友者，謬讚；以我為敵者，痛刺；自覺被刺者，暴跳。還有一種批評，看了不知是褒是貶，叫人莫名其妙，例如那位善於化名吹捧自己的「馬華青年作家」說我跟中國的魯迅和台灣的李敖是同一類，但在他尊目中，魯迅李敖是好人抑是匪類？他却沒有明顯表示。

此外還有一種是既捧又踏，如雷靜君在其洋洋數千言的巨著中，前半部好話說盡，有把我捧到天上去之概，下半部筆鋒一轉，却又壞話講完，似乎非把我捺到水里不可。因為據說壞就壞在一篇後記，據他的高見這是對禿橡「進行廣泛的人身攻擊」，「漫罵」。「當事人」禿橡接着也發表了一篇近萬言的答辯：

「首尾齊全的肖像在那裏？一一駁斥沒有全面認識的惡毒漫罵」。

對於這兩篇文章我都沒有回答，因為前者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後者恰則好佐証了我的指控，讓讀者「全面認識」了他的「首」和「尾」無須我多言。但有位好事之徒一一熱風君寫了篇「到底誰在漫罵？一一談談洪流與禿橡的糾葛」，除了「糾葛」兩字我不能同意之外，這篇文章還算公允的，並不像雷靜君閉着眼睛，「想當然耳」。現在我把熱風君的文章附在篇末，讓讀者也評理，到底誰在漫罵？誰在作廣泛的人身攻擊，同時看看我與禿橡的周旋，究竟是不

是像雷靜君說的，純然出於私怨！這樣對禿橡以及禿橡之流的「首」和「尾」庶幾有更加「全面」的認識。

「（一九七二年八月七日午夜記於首都）」

註：見一九七一年八月廿三日南洋商報「綠野」版（孟沙先生主編，現已停刊）「文藝神話」一詩。有志願研究作家形體相貌與文學的關係的讀者，應該尋來一看，有意學習禿橡的人身攻擊心法者，更加非讀不可。

山在笑 作浪

想妳必在竚立着
並迎風哈哈大笑了
膠林定在飛舞
椰叢也在歡呼

嘿！就該站得這麼穩
就該站得那麼高
攔住朵朵烏雲
叫它飛越不過
堵住陣陣狂風
教它徒然迴旋呼嘯

妳不再寂寞
不再頹喪
就在三年零八個月時
多少熱血湧進妳的心臟
多少雄偉奔騰的歌聲縈繞雲樹中！

打從那時刻起
儘管雨降得更放肆
風刮得更狂急
妳却仍然雄峙橫眉
讓妳英雄的兒女啊
矯健地馳騁在寬敞的胸膛上

於是一一
從此江山竟更加嬌媚
苦難但偉大的日子終於過去了
哎，放眼看一看怒濤漫捲的南中國海吧
隻隻海燕不是在巨瀾中英勇搏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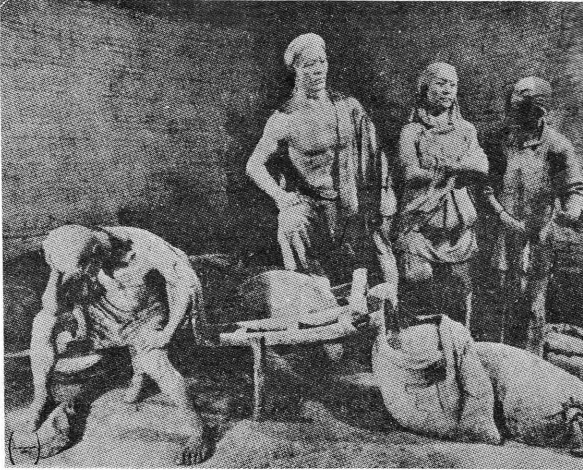
然而陰霾馬上遮住紅日
云海俱闕
山川失色
悲憤填滿妳的心頭
妳在怒號了
膠林像千萬隻手在振臂高呼
椰叢像千萬隻戟向黑天猛刺
你們看！

天地像萬鈞雷霆在震撼了
英雄的兒女又再次站起來
爲了美麗的土地
爲了燦爛的明天
又投入妳懷抱中孕育生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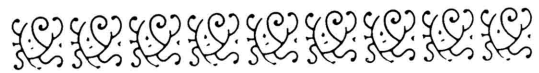
就這樣笑容又在妳臉上豪邁出現
呵！大紅花開了
野蘭開了
許多不知名的小花開了
曠山碧野
這裡風光最好呢

地球各個角落正在甦醒中
溫暖的晨曦將四處照射
是呀！爲甚麼要屈服在淫威之下
綠林的母親
妳是喜馬拉雅山脈的偉大同胞
妳是光榮歷史的見證人
會讓無數的敵人在妳前面顫抖
會教那些豪傑也不禁折腰佩服！

昂首向前方望去
想妳必在竚立着
並迎風哈哈大笑了
膠林定在飛舞
椰叢也在歡呼



收租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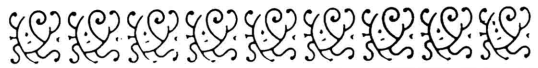
(一) 等候交租的農民滿腔仇恨和怒火。

(二) 只有緊緊團結起來，才有翻身過好日子的一天。

(三) 小孩子餓得皮包骨頭，自己也餓得頭暈眼昏，還得把僅有的半袋穀子拿去交租。

(四) 交租的日期到了，不得不帶病把一年辛苦打下的糧食拿去交租。

(五) 一家老小四人，沉重地背負滿袋的穀子，走進收租院。



編輯者：馬大華文學會大學文藝編委會

承印者：PERCETAKAN LAI THAN FONG
NO.77, JALAN SULTAN K. LUMPUR

定價：馬幣三角
